



新刊監本用府元龜卷之三百六十一

將帥部 二十二

機略

傳曰兵凶器戰危事又曰以正合以奇勝不得已而用之屬在  
主將而已故得其術於是為廟勝之師失其宜不異驅市人而  
戰用捨之要煥然明白若乃登壇受脰臨軍對敵既知此而知  
以或示弱而示強亦有勢同破竹所謂奪人之心聲如疾雷使  
之不暇掩耳因敵變化不可談悉雖復無名之舉前王所慎黷  
武之事有國共戒然則伐謀決策不戰而屈人諒匪英才孰能  
必取軍志有之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兵其是之謂矣

公子突鄭莊公子也

北戎侵鄭

魯隱公九年

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



徒我車懼其侵佚我也徒步兵也 軼突也 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

寇而速去之一試心勇則能往無剛不恥退 君為三覆以待之覆兵也 戎輕而不

整貪無而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

以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逞逞解也 從之戎人之前遇

以反者奔祝聃逐之祝聃鄭大夫 衷戎師前後擊之盡殪為三部伏兵祝聃師勇而

無剛者先犯戎而速奔者遇二伏兵至後伏兵起戎還走戎師

大奔

欒枝晉大夫也晉楚戰于城濮僖公二十八年 楚將子玉從晉師晉師

陳于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

軍曰今日必無晉矣鬬勃宜申將左鬬勃將右晉裨將胥臣蒙

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陳蔡屬楚右師 狐毛設二旆而

退旆大旗也又建一旆而退使若大將稍却也 欒枝使輿曳柴而偽遯曳柴起塵詐為眾走

楚師馳原軫卻溱以中軍公族橫擊之公族公所師之軍 狐偃以上軍

夾攻之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將其卒而止故不敗

陽處父晉大夫也陽處父侵蔡楚子上救之與晉師夾泝而軍

泝水出魯陽縣東淫襄城定陵入汝 陽子患之使謂子上曰吾聞之文不犯順武

不迫敵子若欲戰則吾退舍子濟而陳欲辟楚使渡成陳而後戰 遲速唯命

不然紆我紆緩也 老師費財亦無益也師父為老 乃駕以待子上欲涉

之孫伯曰不可晉人無信半涉而薄我悔敗何及不如紆之乃

退楚退欲使晉度 陽子宣言曰楚師遁矣遂歸楚師亦歸

魏舒晉大夫也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群狄于太原崇丘也崇將聚

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地險不以什共車必克更曾十人以當



一車因諸阨必克車每阨於阨道令請皆卒去車為自我始乃

毀車以為行舒元日毀其屬車為步陣也乘為三五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

斬以狗為五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車為右角參為左用偏

為前距以誘之狄人笑之未陣而薄之大敗之

叔敖楚令尹也晉楚戰于邲晉魏錡趙旃請致師魯宣公十二年晉

人懼二子之怒楚師子使軫車逆之軫車兵車名潘黨望其塵使騁

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曰進

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先人也元戎車

在前也詩小雅言王者軍行必有戎車十乘在前開道先人為備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志薄

之也奪敵戰心遂乘晉師車馳卒奔晉師敗績

養由基楚大夫也吳侵楚魯襄公十二年養由基奔命子庚以師繼之

子庚楚司馬養叔曰吳乘我謂我不能師也養叔曰必易我而不戒

戒備也子為三覆以待我覆伏也我請誘之子庚從之戰于庸浦庸浦

楚大敗吳師獲公子黨君子以吳為不當不用天道相吊恤詩曰不吊

昊天亂靡有定言不為昊天所恤則致罪也

中行猷子晉大夫也猷子伐齊魯襄公十八年軍于平陰齊侯登巫山

以望晉師巫山在盧縣東北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

二跡陳之斥侯也跡建旗旌以為陳示衆也使乘車左賓右偽以旗先偽以衣物為人

形也建旆以忠歸脫不張輿曳柴而從之以揚塵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

歸脫不張

胥梁帶晉大夫也齊烏餘以廩丘奔晉魯襄公二十六年晉侯使胥梁

帶討之胥梁帶使諸喪邑者具車徒以受地必周諸喪邑謂齊魯宋也周密



也必密來勿使烏餘具車徒以受封烏餘詐封之烏餘以其眾

出封也受使詐侯偽效烏餘之封者如致也使齊魯宋偽而遂執

之畫獲之皆獲其徒眾皆取其邑而歸諸侯諸侯是以睦於平傳言

失政而諸侯睦魯昭公十二年假道於鮮虞遂入昔陽詳漢

為吳晉大夫也偽會齊師者魯昭公十二年假道於鮮虞遂入昔陽詳漢

田狄種在中山新市縣昔陽八月壬午滅肥以肥子繇臯歸

肥國都樂乎沾縣東有昔陽城肥白狄也縣臯其君名鉅鹿

下曲陽縣西南有肥累城公子光吳公子也楚師大敗吳師魯昭公十七年獲其乘舟余皇公子

光請於其眾曰喪先王之乘舟豈唯光之罪眾亦有焉請藉取

之以救死藉眾之力眾許之使長鬣者三人潛伏於舟側曰我

呼餘皇則對師夜從之三呼皆迭對迭更也楚人從而殺之楚師

亂吳人大敗之取餘皇

烏枝鳴齊大夫也宋華氏之亂烏枝鳴或宋魯昭公二十一年華登以吳師救

華氏烏枝鳴曰用少莫如齊致死齊致死莫如去備備長兵也彼多

兵矣請皆用劍從之華氏北復即之北敗走

公子期楚公子也吳師敗楚師于雍澁魯定公五年秦師又敗吳師

吳師居麋麋地名子期將焚之子西曰父兄親暴骨烏不能收又

人之不可前年楚人與吳戰多死麋中言不可併焚子期曰國亡矣死者若有知也

可以歆則祭祀不廢豈憚焚之焚之而又戰吳師敗又戰于

公澤之谿楚地名吳師大敗

陽虎魯人平趙鞅納衛太子于戚魯哀公二年齊人輸范人粟鄭子

姚子般送之子般姚罕遠士吉射逆之射鞅禦之過於戚陽虎曰

子般駟抵

子般駟抵



吾車少以兵車之飾與罕駟兵車先

施先驅車也以先驅車益其兵車以示衆罕駟

自後隨而從之彼見吾貌必有懼心於是乎會之必大敗之從之莫敢大敗獲齊粟千車

不贖齊人也威王十五年魏與趙攻韓韓告急於齊齊使田忌

將孫臏為師而往直走大梁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齊軍

既已過而西矣孫子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勇悍而輕齊齊

號為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趨利者蹶上將

五十里而趨利者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為十萬竈明日為五

萬竈又明日為二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故知齊軍怯入

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其輕銳倍日并行

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隘可伏兵

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于此樹之下於是令齊軍善射

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曰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涓果夜至斫木下

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其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相

失龐涓自以智窮兵散乃自曰遂成監子之名齊因乘勝盡破

其軍虜魏太子申以歸

樂毅為燕將昭王問伐齊之事毅對曰齊霸國之餘業也地大

衆未易獨攻也王必欲伐之莫如趙及楚魏於是使樂毅約

趙惠文王別使連楚魏令趙嚮秦嚮進說之意以伐齊之利諸侯害

齊晉王之驕暴皆爭合從與燕伐齊樂毅還報燕昭王悉起兵

使樂毅為上將軍趙惠文王以相國印綬樂毅樂毅於是并護

趙楚韓魏燕之兵以伐齊破之濟西諸侯兵罷歸而燕軍樂毅



獨追至于臨菑齊湣王之敗濟西亡走保於莒樂毅獨留徇齊  
齊背城守樂毅攻于臨菑盡取齊寶財物祭器歸之燕燕昭王  
大悅親至濟上勞軍行賞饗士封樂毅於昌國號為昌國君於  
是燕昭王收齊鹵獲以歸而使樂毅復以兵平齊城之不下者  
示毅留徇齊五歲下齊七十餘城皆為郡縣以屬燕

白起為秦上將軍而王翳為尉裨將令軍中有敢泄武安軍將  
者斬趙將趙括至則出兵擊秦軍佯敗而走張二奇兵以劫之  
趙軍逐勝追造秦壁壁堅拒不得入而秦奇兵二萬五千人絕  
趙軍後又一軍五千騎絕趙壁間趙軍分而為二糧道絕而秦  
出輕兵擊之趙戰敗括遂死

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常居代鴈門備匈奴日擊牛享士邊

士皆願一戰於是乃具選車得千三百乘選騎萬三千百金之

士五萬人管子曰能破敵擒將賞者百金毅屯十萬人悉勒習戰大縱畜牧人

民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大率眾

來入牧多為奇陳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萬餘滅襜褕

音馳藍胡名在代北破東胡降林胡單于奔走

田單者齊諸田疏屬也湣王時單為臨菑市椽不見知及燕使

毅伐破齊湣王出奔已而保莒城燕帥長驅平齊而田單走

安平今之東安平也在青州臨淄縣東十九里石紀之鄆邑齊改為安平秦滅齊改為東安平縣屬齊郡以定州有安平

故加令其宗人盡斷其車軸末而傅鐵籠傳音已而燕軍攻安

平城壞齊人走爭塗以輕折車敗輕車軸頭也音衛為燕所虜唯田單

宗人以鐵籠故得脫東保即墨即墨城中以單習兵立為將軍



以即墨拒燕頃之昭王卒惠王立與樂毅有隙田單聞之乃縱  
反間於燕曰齊王已死城之不拔者二耳樂毅畏誅而不敢歸  
以代齊為名實欲連兵南面而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攻即墨  
以待其事齊人所懼唯恐他將之來即墨殘矣燕王以為然使  
田劫代樂毅樂毅因歸趙燕人士卒忿而田單乃令城中人食  
必祭其先祖於庭飛鳥悉翔舞城中下食燕人怪之田單因宣  
言曰神來下教我乃令城中人曰當有神人為我師有卒曰臣  
可以為師乎田單乃起引東鄉坐師事之卒曰臣欺君誠無能  
也田單曰子勿言也因師之每出約束必稱神師乃宣言曰吾  
惟懼燕軍之剽所得齊卒置之前行與我戰即墨敗矣燕人聞  
之如其言城中人見齊諸降者盡剽皆怒堅守唯恐見得單又  
縱反間者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僂先人可為寒心燕軍盡  
掘壟墓燒死人即墨人從城上望見皆涕泣其欲出戰怒自十  
倍田單知士卒之可用乃身操板插與士卒分功妻妾編於行  
伍之間盡散飲食饗士令甲卒皆伏死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約  
降於燕軍皆呼萬歲田單又收民金得千鎰令即墨富豪遺燕  
將曰即墨即降願無擄掠吾族家妻妾令安堵燕將大喜之許  
田單由此益懈田單乃收城中得千餘牛為絳繒衣畫以五彩  
畫文束兵刃於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  
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軍燕軍夜大驚牛  
尾火光明炫耀燕軍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銜枚  
擊之而城中鼓噪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為聲聲動天地燕軍大



駭敗走齊人遂夷殺其將騎劫燕軍擾亂奔走齊人追亡逐北  
所過城邑皆畔燕而歸齊田單兵日益多乘勝燕日敗亡卒至  
河上而七十餘城皆復為齊乃迎襄王於莒入臨菑而聽政襄  
王封田單號曰安平君

韓信為左丞相擊魏魏盛兵蒲坂塞臨晉信迺益為疑兵陳

舡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瓦渡軍襲安邑

也罌在謂餅之大腹小口者也音一攻反  
臨晉在同州朝邑縣夏陽在韓城縣界魏王豹驚引兵迎信

信遂虜豹定河東又信伐夏趙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夜半

傳發選輕騎二千人持一赤幟從間道草山而望趙軍

革音蔽  
衣此自戒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收趙幟立漢幟令其

裨將傅餐曰今破趙會食諸將皆噉然陽應曰諾信謂軍吏曰

趙已先據便地下壁且彼未見吾大將旗鼓未肯擊前行

胡音又恐晉險阻而還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陳趙兵望見大笑平

旦信建大將旗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之大戰良久於是信張

耳棄旗鼓走水上軍復疾戰趙空壁爭漢鼓旗逐信耳已入水

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奇兵二千騎者候趙空壁逐

利即馳入趙壁皆拔趙旗幟立漢赤幟二千趙軍已不能得信

等欲還壁壁皆漢赤幟大驚以為漢皆已破趙王將矣遂亂

道走趙將雖斬之弗能禁於是漢兵夾擊破虜趙軍斬成安君

泚水上信既破將諸將校獻首虜皆賀因問信曰兵法有右背

山陵前左水澤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陳曰破趙會食臣等

不服然竟以勝此何術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軍弗察耳兵法



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投之亡地而後存乎且信非得素拊循  
士大夫經所謂毆市人而戰之也其勢非置死地人人自為戰  
今即子生地皆走尚得而用之手諸將皆服曰非所及也後為  
木國擊齊楚使龍且將兵救齊與信夾濰水陳濰音維濰水出  
浪邪北箕縣  
曰乃夜令人為萬餘囊盛沙以壅水上流引兵半渡擊龍且陽  
不勝還走且果喜曰固知信却遂追渡水使信人決壅囊水大  
至龍且大半軍不得渡即急擊殺龍且龍且水東軍散走齊王  
廣上去信追北至城陽虜廣楚卒皆降遂平齊

陳平為護軍中尉盡護諸將高祖為漢王三年楚圍漢王於滎  
陽平乃夜出女子二千人滎陽東門楚因擊之平乃與漢王從  
城西門出去遂入關收聚兵而復東七年從高祖擊韓王信於

代至平城為匈奴所圍七日用陳平祕計得出

陳平使畫工圖  
美女間遣人遺

關氏云漢有美女如此今皇帝因厄欲獻之關氏畏其奪已寵  
因謂單于曰漢天子亦有神靈得其土地非能有也於是匈奴  
開其一角  
得突出去

李廣為上郡太守從百騎追匈奴射鵰者殺其二人生得一人

已縛之山上望匈奴數千騎見廣以為誘騎驚上山陳廣之百  
騎皆大恐欲馳還走廣曰我去大軍數十里今如此走匈奴追

如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為大軍之誘不我擊廣令曰前  
未到匈奴陳二里所上令曰皆下馬解鞍騎曰虜多如是解鞍  
即急奈何廣曰彼虜以我為走今解鞍以示不去用堅其意有  
白馬將出護兵廣上馬以十餘騎奔射殺白馬將而復還至其  
百騎中解鞍縱馬卧時會暮胡兵終怪之弗敢擊夜半胡兵以



為漢有伏軍於傍欲夜取之即引去平旦廣乃歸其大軍

霍去病為驃騎將軍武帝嘗欲教之孫吳兵法孫吳起也對曰

顧方畧何如尔不至學古兵法匈奴單于怒渾邪王居西方數

為漢所破亡數萬人以故欲誅召渾邪王渾邪王謀欲降漢使

人先要道邊道猶害也先為要約是時大行李息將城河上得

渾邪王使即馳傳以聞傳音張帝恐其以詐降而襲邊乃令去

病將兵往迎之去病既渡河與渾邪眾相望渾邪裨將見漢軍

多欲不降者頗遁去去病乃馳入得與渾邪王相見斬其欲亡

者八千人遂獨遣渾邪王乘傳先詣行在所盡將其眾度河降

者數萬人號稱十萬

趙克國為後將軍時叛羗罕开豪靡當兒使弟雕庫來告都尉

曰先靈欲反後數日果反雕庫人頗在先靈中都尉即留雕庫

為質克國以為亡罪乃遣歸告種豪大兵誅有罪者明白白別

毋取并滅言勿相和同天子告諸羗人犯法者能相捕斬除罪

斬大豪有罪者一人賜錢四十萬中豪十五萬下豪二萬大男

三千女子及老小千錢 又以其所捕妻子財物盡與之充計

欲以威招信降罕开及劫略者解散虜謀微乃擊之微要也要其倦極者

徵音時已發三輔大常徒施行施行謂不加鉗致三河潁川

市郡淮陽汝南材官金城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騎士羗騎

與武威張掖酒泉太守各屯其郡者合六萬人矣酒泉太守辛

武賢奏言郡兵皆屯備南山北邊空虛勢不可久或曰至秋冬

迺進兵北虜在竟外之用竟讀今虜朝夕為寇土地苦寒漢烏



不能冬能讀此兵在武威張掖酒泉萬騎以上皆多羸度可益

馬食以七月上旬齎三十日糧分兵竝出張掖酒泉合擊罕开

在鮮水上者虜以畜產為命令皆離散兵即分出雖不能盡誅

宣奪其畜產虜其妻子曹讀復引兵還冬復擊之大兵仍出虜

八震壞也仍頻天子下其書克國令與校尉以下吏士知羗事者

傳說克國及長史董通年以為武賢欲輕引萬騎分為兩道出

張掖回遠千里回謂路紆曲也音胡梅反以一馬自佗負三十日食又音徒向反凡

以畜產載負物為佗為米二斛四斗麥八斛又有衣漿兵器難以追逐勤

勞而至虜必商軍進退稍引去商計也逐水入山林古隨而

深入虜即據前險守後阨以絕糧道必有傷危之憂為夷狄笑

千載不可復後音扶日反而武賢以為可奪其畜產虜其妻子此殆

空言非至計也殆僅也又武威縣張掖日勒皆當北塞有通谷水

草日勒張掖之縣臣恐匈奴與羗有謀且欲大入幸能要杜張掖酒泉

以絕西域要遮也杜塞也其郡兵尤不可發先靈首為叛逆它種被劫

言被劫畧而反叛非其本心故臣愚用欲指罕开闇昧之過隱而勿章畧先

行先靈之誅以震動之宜悔過反善因赦其罪選擇良吏知其

俗者附循和輯輯與某同此全師保勝安邊之冊天子下其書

卿議者咸以為先靈兵盛而負罕开之助負恃也不先破罕开

則先靈未可圖也迺拜侍中樂成侯許延壽為強弩將軍即拜

酒泉太守武賢為破羗將軍即就也賜璽書嘉納其冊以

書敕讓克國曰皇帝問後將軍甚苦暴露將軍計欲至正月乃

擊罕羗羗人當獲交已遠其妻子從其妻子令遠居精兵萬人

而身來為寇也



欲為酒泉燉煌寇邊兵少民保守不得用作今張掖以東粟百

石餘芻藁束數千皆謂鑿直之數言其貴轉輸並起百姓煩憂將軍將萬

餘之眾不早及秋共水草之利爭其畜食此畜謂畜產三品之屬也欲至冬

虜皆當畜食此畜謂日畜蓄聚積之也多藏匿山中依險阻將軍士寒手足

疥痂疥音足裂也痂音寒創也寧有利哉將軍不念中國之費欲以

歲數而勝微久歷年歲力勝小敵也將軍誰不樂此者言凡為將軍者皆樂

此今詔破羗將軍武賢將兵六千一百人燉煌太守快將二千

人長水校尉富昌酒泉侯奉世將娒月氏兵四千人娒音兒士

慮萬二千人士慮大計也齋三十日食以七月二十二日擊其四千

羗入鮮水北句廉上句音鈎句廉謂水岸曲而有廉陵也去酒泉八百里去將軍

可千二百里將軍其引兵便道西並進雖不相及使虜聞東方

北方兵並來分散其心意離其黨類雖不能殄滅當有瓦解者

已詔中郎將卯將胡越次飛射士步兵二校尉益將軍兵今五

星出東方中國大利蠻夷大敗五星所在天下勝羗人在西星西東為漢大白出高

用兵深入敢戰者吉弗敢戰者凶將軍急裝因克國誅不義方

下必全勿復有疑克國既得天時讓以為將任兵在外便宜有

守以安國家言為將之道受任行兵於外雖受詔命若有便益作當固守以取安利也乃上書謝罪

以陳兵利害曰臣竊見騎都尉安國前幸賜書擇羗人可使使

罕开論告以大軍當至漢不誅罕以解其謀恩澤甚厚非臣下

所能及臣獨私美陛下盛德至計亡已故遣开豪雕庫宣天子

至德罕开之屬皆聞知明詔今先靈羗陽王將騎四千及煎鞏

騎五人阻石山木侯便為寇謂依阻山之罕見未有所犯今置



先靈先擊罕釋有罪誅無辜失主也起一難就兩害誠非為陛

下本計也臣聞兵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

人皆大法之思也至人所引至今之罕羗欲為燉煌酒泉寇宜飭

兵馬練戰士以湏其至飭整也湏大也飭與救同坐得致敵之術以逸擊勞

以勝之道也今恐二郡兵少不足以守而發之行政釋致虜之

術而從為虜所致之道失廢也臣愚以為不便先靈羗虜欲為皆

叛故與罕开解讐結約然其私心不能亡恐漢兵至而罕开背

之也臣愚以為其計常欲先赴罕开之急以堅其約先擊罕羗

先靈必助之今虜馬肥糧食方饒擊之恐不能害適使先靈得

施德於罕羗堅其約合其黨施得自樹思德也虜交堅黨合精兵二萬

餘人迫脅諸小種附着者稍衆莫湏之屬不得輕離也莫湏小種羗名

也如是虜兵寢多寢漸也誅之用力數倍臣恐國家憂累數十年

不二三歲而已累音力瑞萬繇音由同臣得蒙天子厚恩父子俱為顯列

臣位至上卿爵為列侯犬馬之齒七十六為明詔填溝壑死且

不朽亡所顧念獨思惟兵利害至熟悉也於臣之計先誅先靈

則罕开之屬不煩兵而服矣先靈已誅而罕开不服涉正月擊

之得計之理又其時也以今進兵誠不見其利唯陛下裁察六

月戊申奏七月甲寅壘書報從克國計馬克國引兵至先靈所

虜久屯聚解解讀曰望見大軍棄車重欲渡湟水重音直道阨

狹克國徐行驅之或曰逐利行遲逐利宜疾合行少遲克國曰此窮寇不

可迫也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更回還盡力而死戰諸將皆曰善

虜赴水溺死者數百降及斬首五百餘人鹵馬牛羊十萬餘頭

用并七



車四千餘兩

後漢任光為信都太守光武初為大司馬徇河北王郎稱號於

邯鄲光武至信都光迎入傳舍光武謂光曰伯卿今勢力虛弱

欲俱入城頭子路力子都

城頭子路力子都皆賊號之也

兵中何如邪光曰不

可光武曰卿兵少何如光曰可募發奔命出攻傍縣若不降者

恣聽掠之人貪財物則兵可招而致也光武從之拜光為左大

將軍封武城侯留南陽宗廣領信都太守事使光將兵從光乃

多作檄文曰大司馬劉公將城頭子路力子路兵百眾萬從東

方來擊諸反虜遣騎馳至鉅鹿界中吏民得檄傳相告語光與

武遂與光等投暮入堂陽界

堂陽今冀州縣也

使騎各持火炬彌滿澤

中光炎燭天地舉城莫不震驚惶怖其夜即降旬日之間兵眾

大盛因攻城邑遂屠邯鄲迺遣光歸郡

耿純更始中為前將軍從光武平邯鄲又破銅馬時赤眉青犢

上江大彤鐵脰五幡十餘萬眾並在射大光武引兵將擊之純

軍在前去眾營數里賊忽夜攻純兩射營中

天下如兩

士多死傷純

勒部曲堅守不動選敢士二千人俱執強弩各傳三矢使銜枚

間行繞出賊後齊聲呼譟彊弩並發賊眾驚走追擊遂破之馳

驅光白武光武明日與諸將俱至營勞純曰昨夜困乎純曰賴

明公威德幸而獲全光曰武大兵不可夜動故不相救尔

陳俊為彊弩將軍光武初蕭王與五校戰於安次五校退入漁

陽俊言於光武曰宜令出騎出賊前使百姓各自堅守壁以絕

其食可不戰而殄也光武然之遣俊將輕騎馳出賊前視人保



璧堅完者勅令固守放散在野者因掠取之賊至無所得遂散  
敗及軍還光武謂俊曰困北虜者將軍策

姚期字次况更始中為賊曹椽從光武徇薊時王郎檄書到薊

中起兵應即光武趨駕出百姓聚觀誼呼滿道遮路不得行期

躍馬奮戰瞋目大呼左右曰趨周禮隸僕掌趨宮中之事鄭眾

與同衆皆搜靡及至城門門已閉之得日出行清道也若今警蹕說文出

寇恂更始中為河內太守行大將軍事朱鮪聞光武北行而河

內孤使討難將軍蘇茂副將賈彊將兵三萬餘人渡鞏河攻温

鞏温並今洛州縣也檄書至恂即勒軍馳出并移告屬縣發兵

會於温下軍吏皆諫曰今洛陽兵渡河前後不絕宜待衆軍畢

集乃可出也恂曰温郡之藩蔽矢温郡不可守遂馳赴之旦曰

戰而偏將軍馮異遣救及諸縣兵適至士馬四集幡旗蔽野恂

乃令士卒乘城鼓譟大呼言曰劉公兵至蘇茂軍聞之陳動恂

因奔擊大破之追至洛陽遂斬賈彊茂兵自投河死者數千生

獲者萬餘人

岑彭為征南大將軍建武三年率衆傳俊滅宮劉宏等三萬餘

人南擊秦豐拔黃郚郚名在南陽新都縣豐與大將蔡宏拒彭等於鄧數

月不得進帝恠以讓彭彭懼於是夜勒兵馬申令軍中使明旦

西擊山都山都縣名屬南陽縣舊南陽之赤鄉秦以為縣故城在今襄州義清縣東北乃緩所獲虜

令得逃亡歸以告豐豐即悉其軍西邀彭彭乃潛兵度沔水擊

其將張揚於阿頭山大破之沔水原出武都東狼谷之中即漢水之上源也阿頭山在襄陽也

從川谷間斬木開道真襲黎丘擊破諸屯豐聞大驚馳歸救之



彭與諸將依山東為營豐與秦宏夜攻彭彭預為之備出兵逆擊之豐敗走追斬蔡宏更封彭為舞陰侯秦豐相趙京舉宜城降

王霸建武四年為偏將軍與捕虜將軍馬武東討周建於垂惠蘇茂將五校兵四千餘人救建而先遣精騎遮擊馬武軍糧武往救之建從城中出兵夾擊武武恃霸之援戰不甚力為茂建所敗武軍奔過霸營大呼求救霸曰賊兵盛出必兩敗努力而已乃閉營堅壁軍吏皆爭之霸曰茂兵精銳其眾又多吾史志恐而捕虜與吾相恃兩軍不一此敗道也今閉營固守示不相援賊必乘勝輕進捕虜無救其戰自倍如此茂眾疲勞吾承其弊乃可克也茂建果悉出攻武合戰良久霸軍中壯士路潤等

數十人斷髮請戰霸知士心銳乃開營後出精騎襲其背茂建前後受敵驚亂敗走

耿弇為建威將軍建武五年詔遣弇東討張步弇悉收集降卒結部曲置將吏卒騎都尉劉歆太山太守陳俊引兵而東從朝

陽橋濟河以度朝陽縣名屬齊南在朝水之陽張步聞之乃使其大將軍費邑

軍歷下故城在今之州歷城縣又分兵屯祝阿濟州縣名別於太山鍾城列營

數十以待弇弇渡河先擊祝阿自旦攻城未申而拔之故開圍一角令其眾得奔歸鍾城鍾城人聞祝阿已潰大恐懼遂空壁

亡去費邑分遣弟敢守故里衆名一名臣合在今齊州弇進兵先脅巨里使

多伐樹木楊言以填塞阬塹數日有降者言邑聞弇欲攻巨里謀來救之弇乃嚴令軍中趣修攻具宣敕諸部後三日當悉力



攻巨里城陰緩俘虜令得亡歸歸者以弇期告邑邑至日果自將精兵三萬餘人來救之弇喜謂諸將曰吾所以修攻具者欲

誘致邑爾今來適其所求也即分三千人守巨里自引精兵上

岡阪山脊曰岡坡者曰阪乘高合戰大破之臨陳斬邑既而收首級以示

巨里城中城中兗懼兗音呼勇力費敢悉眾亡歸張步弇復收其積

聚縱兵擊諸未下者平四十餘營遂定濟南時張步都劇使其

弟藍將精兵二萬守西安縣名屬齊州也諸郡太守合萬餘人守臨淄

相去四十里弇進軍畫中邑名畫音胡表反居二城之間弇視西安城

小而堅且藍兵又精臨淄名雖大而實易攻乃勅諸校會後五

日攻西安藍聞之晨夜警守至期夜半弇勅諸將皆蓐食未起而味

蓐中食也會明至臨淄城護軍荀梁等爭之以為宜速攻西安弇曰

不然西安聞吾欲攻之日夜為備臨淄出不意而至必驚擾吾

攻之一日必拔臨淄即西安孤張藍與步隔絕必復亡去所謂

擊一而得二者也若先攻西安不卒下頓兵堅城死傷必多縱

能拔之藍引軍還奔臨淄并兵合觀人虛實吾深入敵地後無

轉輸旬月之間不戰而困諸軍之言未見其宜遂攻臨淄半日

拔之入據其城

馮異為征西大將軍建武六年諸將上隴為隗囂所敗乃詔異

軍異拘邑未及至隗囂乘勝使其將王元行巡將二萬余人下

隴因分遣巡取拘邑異即馳兵欲先據之諸將皆曰虜兵盛而

新乘不可與爭宜止軍便地徐思方畧異曰虜兵臨境怵伏小

利遂欲深入若得拘邑三輔動搖是其憂也夫攻者不足守者

利遂欲深入若得拘邑三輔動搖是其憂也夫攻者不足守者



有餘今先據城以逸待勞非所以爭也潛往關城偃鼓旗巡行不知馳赴之異乘其不意卒擊鼓偃旗而出巡軍驚亂奔走追擊數十里大破之

滅宮為輔威將軍建武十一年將兵至中盧北駱越

中盧縣名屬南郡駱

越人徒於此因以為名

是時公孫述將田戎任滿與征南大將軍岑彭相

拒於荆門彭等戰數不利越人謀叛從蜀宮兵少力不能制會屬縣送委輸車數百乘至宮夜使鋸斷城門限令車聲回轉出入至旦越人侯伺者聞車聲不絕而門限斷相告以漢兵大至其渠率乃奉牛酒以勞軍宮陳兵大會擊牛釀酒饗賜慰納之

釀因所宜切說文下酒也

越人由是遂安

廉范為雲中太守明帝永平中匈奴大入塞烽火日通故事虜

人過五千人移書傍郡吏欲傳檄求救范不聽自率士卒拒之虜眾盛而范兵不敵會日暮令軍士各交縛兩炬三頭爇火營中星列虜遙望火多謂漢兵至救大驚待旦將退范乃令軍中蓐食晨往赴之斬首數百級虜自相躡藉死者千餘人由此不敢復向雲中

鄧訓為護羌校尉章帝元和中迷唐燒當羌叛訓於是賞賂諸

羌種使相招誘迷唐伯父號迷吾乃將其母及種人八百戶自

塞外來降訓因發湟中秦胡羌兵四千人出塞掩擊迷唐於寫

谷斬首虜六百餘人得馬牛萬餘頭迷唐乃去大小榆

兩谷名也居

頗嚴谷眾悉破散其春復欲歸故地就田業訓乃發湟中六千

人令長史任尚將之縫革為船置於單止以渡河

單木筏也音步惟反掩



擊迷唐廬落大豪所斬獲復追逐奔北會尚等夜為羗胡所攻  
於是我從羗胡并力破之斬首前後一千八百餘級獲生口二  
千人馬牛羊三萬餘頭一種殆盡一種謂迷唐也迷唐遂收其餘部遠  
徙廬落西行千餘里諸附落小種皆背叛之燒當豪帥東號稽  
顛歸死東號羗名餘皆歛塞納質於是綏接歸附威信大行遂罷屯  
兵各令歸郡唯置施行徒二千餘人分以屯田為貧人耕種修  
理城郭塢壁而已

班超為西域將兵長史章帝元年和元年發于寘諸國兵二萬  
五千人復擊莎車而龜茲王遣左將軍發溫宿姑墨尉頭合五  
人救之超召將校及于寘王讓曰今兵少不敵莫若各自散去  
去于寘從是而東長史亦於此西歸可湏夜鼓聲而發陰緩所得  
生口龜茲王聞之大喜自以萬騎於西界遮超溫宿王將八千  
騎於東界檄于寘超知二虜已出密召諸部勒兵鷄鳴馳赴莎  
車營胡大驚亂奔走追斬五千餘級大獲其馬畜財物莎車遂  
降龜茲等國各退散自是威震西域

虞詡為懷令安帝時羗寇武都鄧太后以詡有將帥之略遣武  
都太守羗乃率眾數千遮詡於陳倉嶓谷詡即停軍不進而宣  
言上書請兵湏到當發羗聞之乃分鈔傍縣詡因其兵散日夜  
進道兼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培之羗不敢逼或問  
曰孫賓滅竈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不過三十里以戒不虞而今  
日且二百里何也詡曰虜眾多吾兵少徐行則易為所及速進  
則彼所不測虜見吾竈日增必謂郡兵來迎眾多行速必憚追



我孫贖示弱吾今示強勢有不同故也既到郡兵不滿三千而  
羗衆萬餘攻圍赤亭數十日詡乃今軍中使彊弩勿發而潛發  
小弩羗以為矢力弱不能至并兵急攻詡於是使二十彊弩共  
射一人發無不中羗大震退詡因出城奮擊多所俘殺明日悉  
陳其至衆令從東郭門出北一作西郭門入貿易衣服回轉數周  
羗不知其數更相恐動詡計賊當退乃潛遣五百餘人於淺水  
設伏候其走路虜果大奔因掩擊大破之斬獲甚衆賊由是敗  
散南入益州

度尚桓帝時為荊州刺史既擊破長沙靈陵群賊而桂陽渠帥  
卜陽潘鴻等畏尚威烈徙入山谷尚窮追數百里遂入海南破  
其三屯多獲珍寶而楊鴻等黨衆由盛尚欲擊之而士卒驕富  
莫有鬪志尚計緩之則不戰逼之必逃亡乃宣言卜陽潘鴻作  
賊十年習於攻守今兵寡少未易可進當須諸郡所發悉至尔  
乃併力攻之申令軍中恣聽射獵兵士喜悅大小皆相與從禽  
尚乃密使所親客潛焚其營珍積皆盡獵者來還莫不泣涕尚  
人人慰勞深自咎責因曰卜陽等財寶足富數世諸卿但不并  
力尔所亡失何足介意衆聞咸憤踊尚勅令秣馬蓐食明日徑  
赴賊屯陽鴻等自以深固不復設備吏士乘銳遂大破之  
朱雋為鎮賊中即將靈帝時南陽黃巾張曼成起兵稱神上使  
衆數萬殺郡守補貢屯宛下百餘日後太守秦頡擊殺曼成賊  
更以趙引為帥衆浸盛遂十餘萬據宛城雋與荊州刺史徐璆  
及秦頡合兵萬八千圍引自六月至八月不拔有司奏欲徵雋



司空張溫上疏曰昔秦用白起燕任樂毅皆曠年歷載乃能克敵雋討潁川以有功效引師南指方略已設臨軍易將兵家所忌宜假日月責其成功靈帝乃止雋因急擊引斬之賊餘帥韓忠復據宛拒雋雋兵少不敵乃張圍結壘起土山以臨城內因鳴鼓攻其西南悉衆赴之雋自將精卒五千掩其東北乘城而入忠乃退保小城皇惧乞降司馬張超及徐璆秦頡皆欲聽之雋曰兵有形同而勢異者昔秦項之際民無定主故賞附以勸來耳今海內一統唯黃巾造寇納降無以勸善討之足以懲惡今若受之更開逆意賊利則進戰鈍則乞降縱敵長寇非良計也因急攻連戰不剋雋登土山望之顧謂張詔曰吾知之矣賊今外圍周固內營逼急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死戰也萬人一心由不可當况十萬乎其害甚矣不如徹圍并兵入城忠見圍解勢必自出自出則意散易破之道也既而解圍忠果出戰雋因擊大破之乘勝逐北數十里斬首萬餘級忠等遂降而秦頡積忿于忠遂殺之餘衆不自安復以孫夏為帥還屯宛中雋急攻之夏走追至西鄂精山又破之復斬萬餘級賊遂解散皇甫嵩為北地太守時黃巾起旬日之間天下嚮應京師震動詔勅州郡修理攻守簡練器械召群臣會議嵩以為宜解黨之益出中藏錢西園廐馬以班軍士帝從之於是發天下精兵博選將帥以嵩為左中郎將持節與右中郎將朱雋共發五校三河騎士及募精勇合四萬餘人嵩雋各統一軍共討潁川黃巾雋前與賊波才戰戰敗嵩因進保長杜波才引大眾圍城嵩兵



少軍中皆恐乃召軍吏謂曰兵有奇變不在衆寡今賊依草結營易為風火若因夜縱燒必大驚亂吾出兵擊之四面俱合田單之功可成也其夕遂大風乃約勅軍士皆束苴乘城使銳士間出圍外縱火大呼城上舉燎應之嵩因鼓而奔其陳賊驚亂奔走會帝遣騎都尉曹操將兵適至嵩操與朱嵩合軍更戰大破之斬首數萬級封嵩都鄉侯嵩乘勝進討汝南陳國黃巾追波才於陽翟擊彭脫於西華並破之賊降散二郡悉平又進擊東郡黃巾卜巳於倉亭生擒之卜巳斬首七千餘級後為左將軍靈帝中平五年梁州賊王國圍陳倉嵩督中郎將董卓各率二萬人拒之卓欲速進赴陳倉嵩不聽卓曰智者不後時勇者不留決速救則城全不救則城滅全滅之勢在於此也嵩曰不然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屈人之兵是以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我可勝在彼彼守不足我攻有餘有餘者動於九天之上不足者陷於九地之下今陳倉雖小城守固備非九地之陷也王國雖彊而攻我之所不救非九天之勢也夫勢非九天攻者受害陷非九地守者不拔國今已陷受害之地而陳倉保不拔之城我可不煩兵動衆而取全勝之攻將何救焉遂不聽王國圍陳倉自冬迄春八十餘日城堅守固竟不能拔賊衆疲敝果自解去嵩進兵擊之卓曰不可兵法窮寇勿迫歸衆勿追今我追國是迫歸追窮寇也困獸猶鬪蜂蠆有毒况大衆乎嵩曰不然前吾不擊避其銳也今而擊之待其衰也所擊疲師非歸衆也國衆且走莫有鬪志以整擊亂非窮寇也遂



獨進擊之使卓為我後拒連戰大破之斬首萬餘級國走而死  
卓大慚恨由是忌嵩

董卓為中即將討黃巾軍敗抵罪韓遂等起涼州復為中即將  
西拒遂於望垣破北為羗胡數萬人所圍糧食乏絕卓偽欲捕  
魚堰其還道當所渡水為池使水停滿數十里默從堰下過其  
軍而決堰比羗胡聞知追逐水已深不得渡六軍上隴西五軍  
敗績卓獨全衆而還

公孫瓚為遼東屬國長史嘗從數十騎出行塞見鮮卑數百騎  
瓚乃退入空亭中約其從騎曰今不盡力衝之則死盡矣瓚乃  
自持矛兩頭施丹馳出刺胡殺傷數十人亦亡其從騎半遂得  
免鮮卑懲艾後不敢復入塞

陳登為廣陵太守甚得江淮歡心於是有吞滅江南之志孫策  
遣攻登於正琦城策初兵恐不能抗可引軍避之與其空城水  
人居陸不能久處必尋引去登厲聲曰吾受國命來鎮此土昔  
馬文淵之在斯位能南平百越北吞群狄吾既不能遏除凶匿  
何逃寇之謂邪吾其出兵以報國伏羲以整亂天道與順克之  
必矣乃閉門自守示弱不與戰將人銜聲寂若無人登乘城望  
形勢知其可擊乃申令將士宿整兵器昧爽開南門引軍指賊  
營步騎在其後賊周章方結陣不得還船登手執軍鼓縱兵乘  
之賊遂大破皆弃舡并走登乘追奔斬慮以萬數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三百六十一



魏夏侯淵為護軍將軍時趙衢尹奉等謀討馬超姜敘起兵鹵

城以應之衢等譎說超使出擊敘於後盡殺超妻子超奔漢中  
還圍祁山敘等急求救諸將議者欲須太祖節度淵曰曹公在  
鄴反覆四千里比報敘等必敗非救急也遂行使張郃督步騎  
伍千在前從陳倉路入淵自督糧在後郃至渭水上超將氐羗  
數千逆郃未戰超走郃進軍收超軍器械淵到諸縣皆已降韓  
遂在頭親淵欲襲取之遂走淵收遂軍糧追至洛陽城去遂二  
十餘里諸將欲攻之或言當攻興國氐淵以為遂兵精與城固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三百六十二

將帥部二十三

機略第二

魏夏侯淵為護軍將軍時趙衢尹奉等謀討馬超姜敘起兵鹵

城以應之衢等譎說超使出擊敘於後盡殺超妻子超奔漢中  
還圍祁山敘等急求救諸將議者欲須太祖節度淵曰曹公在  
鄴反覆四千里比報敘等必敗非救急也遂行使張郃督步騎  
伍千在前從陳倉路入淵自督糧在後郃至渭水上超將氐羗  
數千逆郃未戰超走郃進軍收超軍器械淵到諸縣皆已降韓  
遂在頭親淵欲襲取之遂走淵收遂軍糧追至洛陽城去遂二  
十餘里諸將欲攻之或言當攻興國氐淵以為遂兵精與城固



攻不可卒拔不如擊長離諸羗長離諸羗多在遂軍必歸救其家若羗獨守則孤救長離則官兵得與野戰可必虜也淵乃留督將守輜重輕兵步騎到長離攻燒羗屯斬獲甚衆諸羗在遂軍者各還種落遂果救長離與淵軍對陣諸將見遂衆惡之欲結營作塹乃與戰淵曰我轉鬪千里今復作營塹則士衆弊罷不可久賊雖衆易與耳乃鼓之大破遂軍得其旌麾還洛陽進軍圍興國氏王千萬逃奔馬超餘衆降轉擊高平屠各皆散走收其糧穀馬牛乃假淵節

曹仁以議郎督騎時太祖與袁紹相持於官渡紹遣劉備徇滎疆諸縣多舉衆應之自許以南吏民不安太祖以為憂仁曰南方以大軍方有目前之急其勢不能相救劉備以疆兵臨之其背叛故宜也備新將紹兵未能得其用擊之可破也太祖善其言遂使將騎擊備破走之仁盡復收諸叛縣而還紹遣別將韓荀紗斷西道仁擊荀於鷄洛山大破之由是紹不敢復分兵出復史與渙等鈔紹運車燒其糧穀

曹休領虎豹騎宿衛劉備遣將吳蘭屯下辨太祖遣曹洪征之以休為騎都尉參洪軍事太祖謂休曰汝雖參軍其實帥也洪聞此令亦委事於休備遣張飛屯固山欲斷軍後衆議狐疑休曰賊實斷道也當伏兵前行今乃先張聲勢此其不能也宜及其未集促擊蘭蘭破則飛自走矣洪從之進兵擊蘭大破之飛果走

徐晃為橫野將軍時韓遂馬超等反關右遣晃屯汾陰太祖至



潼關恐不得渡召問晁晁曰公盛兵於此而賊不復別守蒲阪知其無謀也今假臣精兵渡蒲阪津為軍先置以截其裏賊可擒也太祖曰善使晁以步騎四五百人渡津作塹柵未成賊梁興夜將步騎五千餘人攻晁晁擊走之太祖軍得渡遂破超等田豫為弋陽太守鄆陵侯彰征代郡以豫為相軍次易北虜伏騎擊之軍人擾亂莫知所為豫因地形回車結圜陣弓弩持滿於內疑兵塞其隙胡不能進散去追擊大破之遂前平代皆豫策也文帝初此狄強盛侵擾邊塞使豫持節護烏丸校豫牽棋解雋并護鮮卑自高柳以東濊貊以西鮮卑數十部比能彌加素利割地統御各有分界乃共勢誓皆不得以馬與中國市豫以戎狄為一非中國之利乃先構離之使自為讐敵互相攻伐素利違盟出馬千匹與官為比能所攻求救於豫豫恐遂相兼并為害茲深宜救善討惡示信衆敵乃單將銳卒深入虜庭胡人衆多鈔軍前後斷截歸路豫乃進軍去虜十餘里結屯營多聚牛馬糞然之從他道引去胡見煙火不絕以為尚在去行數十里乃知之追豫到馬城圍之十里皇豫密嚴使司馬建旌旗鳴鼓追將步騎從南門出胡人皆屬目往赴之豫將精銳自北門出鼓譟而起兩頭俱發出虜不意虜衆散亂皆棄弓馬步走追討二十餘里僵尸蔽地

文聘黃初中為將軍屯沔口吳孫權嘗自將數萬衆圍聘於石陽時大雨城柵皆壞人民散在田野未及補治聘聞權到不知所施乃思惟莫若潛默可以疑之乃勅城中人使不得見又自



卧舍中不起權果疑之語其部黨曰北方以此人忠臣也故委之以此郡今我至而不動此不有密圖必當有外救遂不敢攻而去之

張既黃初中為雍州刺史涼州盧水胡伊健妓妾治元多等反河西大擾文帝憂之曰非既莫能安涼州乃召涼州刺史鄒岐以既代之遣護軍夏侯儒將軍費曜等繼其後既至合城欲渡河諸將軍以為兵少道險未可深入既曰道雖險非井陘之隘夷狄烏合無左車之計今武威危急赴之宜速遂渡河賊七十餘騎逆拒鷓陰口既揚聲軍從鷓陰乃潛由且次出至武威胡以為神引還既已據武威曜乃至儒等猶未達既勞賜將士欲進軍擊胡諸將皆曰士卒疲倦虜衆氣銳難與爭鋒既曰今軍無見糧當因敵為資若虜見兵合退依深山追之則道險窮餓兵還則出候寇鈔如此兵不得解所謂一日縱敵患在數世也遂前軍顯美胡騎數千因大風欲放火燒營將士皆恐既夜藏精卒三千人為伏使參軍成公英督千餘騎挑戰勅使陽退胡果爭奔之因發伏截其後首尾進擊大破之斬首獲生以萬數牽招為鴈門大守以蜀將諸葛亮數出而鮮卑柯比能狡猾能相交通表為防備議者以為懸遠未之信也會亮在祁山果遣使結連比能至故比地石城與相首尾帝乃詔招使從便宜討之時比能以還漠南招與刺史畢軌議曰胡虜遷徙無常若思遠追則遲速不相及若潛襲則山溪艱險資糧轉運難以審辨可使守新興鴈門二牙門出屯陞北外以鎮撫內令兵田儲畜



資糧秋冬馬肥州郡合兵乘釁征討計必克全未及施行會病卒

賈逵為建威將軍豫州刺史明帝初吳孫權在東關當豫州南去江西四百餘里每出兵為寇輒西從江夏東從廬江國家征伐亦由淮沔是時州軍在項汝南弋陽諸郡守境而已權無北方之虞東西有急并軍相救故常少敗逵以為宜開直道臨江若權自守則二方無救二方無救則東關可取乃移屯潦口陳攻取之計帝善之帝使逵督前將軍滿寵東莞太守胡質等四軍從西陽直向東關曹休從皖司馬宣王從江陵逵至五將山更表賊有請降者求深入應之詔宣王駐軍逵東與休合進逵度賊無東關之備必并軍於皖休深入與賊戰必敗乃部署諸將水陸竝進行二百里得生賊言休戰敗權遣兵斷夾石諸將不知所出或欲待後軍逵曰休兵敗於外路絕於內進不得戰退不能還安危之機不及終日賊以軍無後繼故至此今竝進出其不意此所謂先人以奪其心也賊見吾兵必走若待後軍則已斷險兵雖多何益乃兼道進軍多設旗鼓為疑兵賊見逵軍遂退逵據夾石以糧給休休軍乃振

郭淮為雍州刺史齊王正始末督諸軍伐蜀蜀將姜維出石營從疆川乃西迎叛胡治無戴留陰平太守廖化於成重山築城歛破羗保質淮欲分兵取之諸將以維衆西接疆胡化已據險分軍兩持兵勢轉弱進不制維退不拔化非計也不如合而俱西及胡蜀未接絕其内外此代交之兵也淮曰今往取化出賊



不意維必狼狽比維自致足以定化且使維疲於奔命兵不遠西而胡交自離此一舉而兩全之策也乃別遣其夏侯霸等追維於查中淮自率諸軍就攻化等維果馳還救化皆如淮計陳泰齊王嘉平初代郭淮為雍州刺史加奮威將軍蜀大將軍姜維率衆依麴山築二城使牙門將句安李歆等守之聚羗胡質任等寇偏諸郡征西將軍郭淮與泰謀所以禦之泰曰麴城雖固去蜀險遠當須運糧羗夷患維勞役必未肯附今圍而取之可不血刃而拔其城雖其有救山道阻險非行兵之地也淮從泰計使泰率討蜀護軍徐質南安太守鄧艾等進兵圍斷其運道及城外泝水安等挑戰不許將士困窘分糧聚雪以稽日月維果來救出自牛頭山與泰相對泰曰兵法貴在不戰而屈人今絕牛頭雖無反道則我之禽也勅諸軍各堅壘勿與戰遣使白淮欲自南渡白水循水而東使淮趣牛頭截其還路可并取維不惟安等而已淮喜其策進率諸軍軍洮水維惧遁走安等孤縣遂皆降其後王經白泰云姜維夏侯霸欲三道向祁山石營金城求進兵為麴使涼州軍至抱罕討蜀護軍向祁山泰量賊勢終不能三道且兵勢惡分涼州未宜越境報經審其定問知所趣向須東西勢合乃進時維等數萬人至抱罕趣趨道泰勅經進屯狄道須軍到乃規取之泰進軍陳倉會經所統諸軍於故關與賊戰不利經輒渡洮泰以經不堅據狄道必有他變並遣三營在前泰率諸軍繼之經已與維戰大敗以萬餘人還保狄道城餘皆奔散維乘勝圍狄道泰軍上邽分兵守要晨



夜進前鄧艾胡奮王祕亦到即與鄧艾王祕等分為三軍進到隴西艾等以為王經精卒破衄於西賊衆大盛乘勝之兵既不當而將軍以烏合之卒繼敗軍之後將士失氣隴右傾蕩古人有言蝮蛇螫手壯士解腕孫子曰兵有所不擊地有所不守蓋小有所失而大有所全故也今隴右之害過于蝮蛇狄道之地非徒不守之謂姜維之兵是所辟之鋒不如割險自保觀釁待弊然後進救此計之得也泰曰姜維提輕兵深入正欲與我爭鋒原野求一戰之利王經當高壁深壘挫其銳氣今乃與戰使賊得計走破王經圍之狄道若維以戰克之威進兵東向據櫟陽積穀之實放兵收降招納羗胡東爭關隴傳檄四郡此我之所惡也而維以乘勝之兵挫峻城之下銳氣之卒屈力致命攻守勢殊客主不同兵書云俯槽積楹三月乃成拒煙三月而後已誠非輕軍遠人維之詭謀倉卒所辨懸軍遠橋糧穀不繼是我速進破賊之時也所謂疾雷不及掩耳自然勢也洮水帶其表維等在其內今乘高據勢臨其傾領不戰必走寇不可縱圍不可久君等何言如此遂進軍度高城嶺前行至夜狄道東南高山上多舉烽火鳴鼓角狄道城中將士見救者至皆憤怒維始料救兵當須衆集乃發而卒聞已至謂奇有變宿謀上下震惧自軍之發隴西也以山道深險賊必設伏泰詭從南道維果三日施伏定軍潛行卒出其南維乃緣山突至泰與交戰維還涼州軍從金城南至沃于阪泰與經共密期當共向其還路維等聞之遂遁城中將士得出經嘆曰糧不至旬向不應機舉



城屠裂覆喪一州矣泰慰勞將士前後遣還更羗軍守並治城壘還屯上邽

王昶為征南將軍督荊州豫州諸軍事嘉平二年昶上言孫權流放良臣適庶分爭可乘釁而制吳蜀白帝夷陵之間黔巫秭歸房陵皆在江北民夷與新城郡接可襲取也乃遣新城太守周泰襲黔巫秭歸房陵荊州刺史王基詣夷陵昶諸江陵兩岸引竹緮為橋渡水擊之賊奔南岸鑿七道並來攻於是昶使積弩同時俱發權大將施績夜遁入江陵城追斬數百級昶欲引致平地與合戰乃先遣五軍按大道發還使南軍望見以喜之以所獲鎧馬甲首馳環城以怒之設伏兵以待之績果追軍與戰克之振族而還

王基齊王特為荊州刺史時朝廷議欲伐吳詔基量進趣之宜基對曰夫兵動而無功則威名折於外財用窮於內故必全而後用也若不資通川聚糧水戰之備則雖積兵江內無必渡之勢矣今江陵有沮漳二水溉灌膏腴之田以千數安陸左右陂池沃衍若水陸並農以實軍資然後引兵詣江陵夷陵分據夏口須沮漳資水浮穀而下賊知官兵有經久之勢則拒天誅者意沮而向王化者益固然後率合蠻夷以攻其內精卒勁兵以討其外則夏口以上必拔而江外之郡不過如此吳蜀之交絕而吳禽矣不然兵出之利未可必矣於是遂止其後母丘陵險文歛作亂以基為行監軍假節統許昌軍適與司馬景王會於許昌景王曰君籌險等如何基曰淮南之逆非吏民思亂也險



等誑脅迫懼畏目下之戮是以尚群聚耳若大兵臨逼必土分  
瓦解儉欽之首不終朝而懸於軍門景王令基居軍前議者威  
以儉欽悍難以爭鋒詔基停駐基以為儉等舉軍足以深入久  
不進者是其詐偽已露衆心疑沮也今不張示威形以副民望  
而停車高壘有以畏懦非用兵之勢也若或虜掠民人又州郡  
兵家為賊所得者更懷離心儉等所迫脅者自顧罪重不敢復  
還此為錯兵無用之地而威姦冗之源其寇因之則淮南非國  
家之有譙沛汝豫危而不安此計之大失也軍宜速進據南頓  
有大邸閭計足軍人四十日糧保堅城因積穀先人有奪人之  
心此平賊之要也基屢請乃聽進據潁水既至復言曰兵聞拙  
速未觀巧之久也方今外有彊寇內有叛臣若不特決則事之  
深淺未可測也議者多謂軍宜持重是也停軍不進非也持重  
非不行之謂也進而不可犯爾今據堅城保壁壘以積實資虜  
懸還軍糧甚非計也景王欲須諸軍集到猶尚未許基曰將在  
軍君命有所不受彼得則利我得亦利是謂爭城南頓是也遂  
輒進據南頓儉等從項亦爭欲往發十餘里聞基先到復還保  
項時兗州刺史鄧艾叱樂嘉儉使文欽將兵襲艾基知其勢分  
進兵逼項儉衆遂敗欽等已平遷鎮南將軍都督豫州諸軍事  
領豫州刺史諸葛誕反基以本官行鎮東將軍都督揚豫諸軍  
事時大軍在項以賊兵精詔基歛軍堅壘基累啓求進討會吳  
遣朱異來救誕軍於安城基又被詔引諸軍轉豫北山基謂諸  
將曰今圍壘轉固兵馬向集但當精脩守備以待越逸而更移



兵守險使得縱放雖有智者不能善後矣遂守便宜上疏曰今與賊家對敵當不動如山若遷移依險人心搖動於勢大損諸軍並據深溝高壘衆心皆定不可傾動此御兵之要也書奏報聽大將軍司馬文王進屯丘頭分部圍守各有所統基督城東城南三十六軍文王勅軍吏入鎮南部界一不得有所譴城中食盡晝夜攻壘基輒拒擊破之壽春既拔文王與基書曰初議者云未移者甚衆昧未臨履亦謂宜然將軍深筭利害獨秉固志上違詔命下拒衆議終至制敵擒賊雖古人所述不過此也蜀趙雲為羽州將軍先主時魏將夏侯淵敗曹公爭漢中地運米北山下數千萬囊黃忠以為可取雲兵隨忠取米忠過期不還雲將數十騎輕行出圍迎視黃忠值曹公揚兵大出雲為公

前鋒所擊

臣自若曰公謂曹公也其下皆同

方戰其大衆至勢偏遂前突其陣

且鬪且却公軍散已復合雲陷敵還趣圍將張著被創雲復馳馬還營迎著操軍追至圍此時沔楊長張翼在雲圍內翼欲閉門拒守而雲入營更大開門偃旗息鼓疑雲有伏兵引去雲雷鼓震天惟以戎弩於後射操軍操軍驚駭自相蹂踐墮漢水中死者甚衆先主明日自來至雲圍視昨戰處曰子龍雲一身都是膽也作樂飲宴至暝軍中號為虎將軍

李恢為康隆都督先主薨高定恣睢於越雋雍聞跋扈於建寧朱褒反叛於牂牁丞相亮南征先由越雋而恢案道向建寧諸縣大相糾合圍恢軍於昆明時恢衆少敵倍又得亮聲息紹謂南人曰官軍糧盡欲規退還吾中間久斥鄉里乃今得旋不得



復北欲還與汝等問計謀故以誠相告南人信之故圍守急緩於是恢出擊大破之追奔逐北南至槃江東接牂牁與亮聲勢相連南土平定恢功居多

諸葛亮後主時為丞相大將軍屯于陽平遣魏延諸將并兵東下亮惟留萬人守城魏將司馬懿率二十萬衆拒亮而與延軍錯道徑至前當亮六十里所偵候曰懿說亮在城中兵少力弱亮亦知懿垂已與相逼欲前赴延軍相去又遠回迹反追勢不相及將士失色莫知其計亮意氣自若勅軍中皆卧旗鼓息不得妄出菴幔又令大開四城門掃地却灑懿常謂亮持重而猥見勢弱疑真有伏兵於是引軍北趣山明日食時亮謂參佐拊手大笑曰司馬懿必謂吾怯將有疆伏循山走矣候邏還自如

### 亮所言

姜維後主時為征西將軍隨丞相諸葛亮與魏將司馬懿相持於渭南會亮卒長史楊儀等整軍而出百姓奔告懿懿追馬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懿者懿乃退不敢逼於是儀結陣去入谷然後發喪景耀初拜大將軍初先主留魏延鎮漢中皆實兵諸圍以禦外敵敵若來攻使不得入及興勢之後役王平悍拒曹爽皆承此制維建議以為錯守諸圍雖合周易重門之義然適可禦敵不獲大利不若使聞敵至諸圍皆斂兵聚穀退就漢樂二城使敵不得入平旦重關鎮守以捍之有事之日令遊軍並進以伺其虛敵攻關不克野無散穀千里縣糧自然疲乏引退之日然後諸城竝出與遊軍并力搏之此殄敵之術也於是



令督漢中胡濟却任漢壽監軍王舍守樂城護軍蔣斌守漢城  
又於西安建威武衛石門武城建昌臨遠皆立圍守

王平為鎮北大將軍統漢中魏大將軍曹爽率步騎十餘萬向  
漢川前鋒已在駱谷時漢中守兵不滿三萬諸將大驚或曰今  
力不足以拒敵但當固守漢樂二城遇賊令入北爾間州軍足  
得救關平曰不然漢中去涪垂千里賊若得關便為禍也今宜  
先遣劉護軍杜參軍據興勢平為後拒若賊分向黃金平率千  
人降自臨之比爾間涪軍行至此計之上也惟護軍劉敏與平  
意同即便施行涪諸軍及大將軍費禕自成都相繼而至魏軍  
退還如平本策

劉敏為左護軍楊威將軍與王平俱鎮漢中魏遣曹爽襲蜀時  
議者或謂但可守城不出拒敵必自引退敏以為男女布野農  
穀栖畝若聽敵入則大事去矣遂帥所領與平據興勢多張旗  
幟彌亘百餘里會費禕從成都至魏軍即退敏以功封雲亭侯  
蔣琬為大司馬任漢中琬以為昔諸葛亮數闕秦川道險運艱  
竟不能克不若乘水東下乃多作舟船欲由漢沔襲魏興上庸  
會舊疾連動未得行而衆論咸謂如不克捷還路甚艱非長策  
也於是遣尚書令費禕中監軍姜維等喻指琬承命上疏曰芟  
穢彌難臣職是掌自臣奉辭漢中已經六年既以闇弱加嬰疾  
疹規方無成夙夜憂慘今魏跨帶九州根蒂滋蔓平除未易若  
東西并力首尾倚角雖未能速得如志且當分裂螻食先摧其  
友黨然吳期二三連不克果俯仰惟艱實忘寢食輒與費禕等



議以涼州胡塞之要進退有資賊之所惜且羗胡乃心思漢如渴又昔偏軍入羗郭淮破走筭其長短以為事首宜以姜維為涼州刺史若維征行銜持河右臣當帥軍為維鎮繼今涪水陸四通惟急是應若東北有虞赴之不難由是琬遂還涪

吳陸遜初為孫權帳下右部督會丹陽賊帥費禕受曹公印綬扇動山越為作內應權遣遜討棧棧友黨多而往兵少遜乃益施牙幢分布鼓角夜潛山谷間鼓譟而前應時破散遂部五東三郡彊者為兵羸者補戶得精卒數萬人宿惡盪除所過肅清後為偏將軍右部督代呂蒙鎮陸遜至書與蜀將關羽曰前承觀釁而動以律行師小舉大克一何巍巍敵國敗績利在同盟聞慶拊節想遂席卷共獎王綱近以不敏受任來西延慕光塵

思稟良規又曰于禁等見獲遐邇欣嘆以為將軍之勲足以長世雖昔晉文城濮之師淮陰拔趙之略蔑以尚茲聞徐晃等步騎駐旌闕望麾葆操猾虜也忿不思難恐潛增衆以逞其心雖云師老猶有驍悍且戰捷之後常苦輕敵古人杖術軍勝彌警願將軍廣為方計以全獨克僕書生跡遲忝所不堪喜鄰威德樂自傾盡雖未合策猶可懷也儻明注仰有以察之羽覽遜書有謙下自托之意意大安無復所嫌遜俱啓形狀陳其可擒之要權乃潛軍而上使遜與呂蒙為前部至即克公安南郡黃武元年先主率大衆來向西界權命遜為大都督假節督朱然潘璋宋謙韓當徐盛鮮于丹孫桓等五萬人拒之備從巫峽建平連圍至夷陵界立數十屯以金錦爵賞誘動諸夷使將軍馮習



為大都督張南為前部輔康趙融廖淳傅彤等各為別督先遣  
吳班將數千人於平地立營欲以挑戰諸將皆欲擊之遜曰此  
必有譎且觀之備知其計不可乃引伏兵八千從谷中出遜曰  
所以不聽諸軍擊班者揣之必有巧故也遜上疏曰夷陵要害  
國之閔限雖為易得亦復易失失之非徒損數郡之地荊州可  
憂今日爭之當令必諧備十天常不守窟穴而敢自還臣難不  
材憑本威靈臣初以順討逆破壞在近尋備前後行軍多敗少  
成推此論之不足為戚臣初嫌之水陸俱進今反舍船就步處  
處結營察其布置必無他變伏願至尊高枕不以為念也諸將  
並曰攻備當在初今乃今入五六百里相街持經七八月其諸  
要害皆以固守擊之必無利矣遜曰備是猾虜更嘗事多其軍  
始集思慮精慮專未可干也今任已久不得我便兵疲意沮計  
不復生倚角此寇正在今日乃先攻一營不利諸將皆曰空殺  
兵國遜曰吾已曉破之之術乃勅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一  
爾勢成通率諸軍同時俱攻斬張南馮習及胡王沙摩柯等首  
破其四十餘營備將杜路劉寧等窮逼請降備升馬鞍山陳兵  
自繞遜督促諸軍四面蹙之土摧瓦解死者萬數備因夜遁驛  
人自擔燒衣鎧斷後僅得入白帝城其舟船器械水步軍資一  
時略盡尸骸漂流塞江而下備大慚恚曰吾乃為陸遜所折辱  
豈非天耶初孫桓別討備前鋒於夷道為備所圍求救於遜遜  
曰未可諸將曰孫安東公族見圍已困柰何不救遜曰安東得  
衆心城牢糧足無可憂也待吾計展雖不救安東安東自解及



方略大施備果奔潰桓後見遜曰前實怨不見救定至今日乃知調度自有方爾後為荊州牧嘉和五年權北征使遜與諸葛瑾攻襄陽遜遣親人韓扁責表奉報還遇敵於沔中鈔邏得扁瑾聞之甚懼書與遜云大駕已旋賊得韓扁其知吾闊狹且水乾宜當急去遜未荅方催人種葑豆與諸將奕碁射戲如常瑾曰伯言多智略當其有以自來見遜遜曰賊知大駕已旋無所復慮得專力於吾又已守要害之處兵將意動且當自定以安之施設變術然後出爾今便示退賊當謂吾怖仍來相蹙必敗之勢也乃密與瑾立計令瑾督舟船遜悉上兵馬以向襄陽城敵素憚遜乃還赴城瑾使引船出遜徐整部伍張拓聲勢步趨船敵不敢干軍到白圍託言任儼潛遣將軍周峻張梁等擊江夏新市安六石陽石陽市盛峻等奄至人皆損物入城城門噓不得閉敵乃自斫殺已民然後得闔斬首獲生者凡千餘人賀齊為南郡都尉討侯官賊侯官既平而建安漢興南平復亂齊進兵建安立都尉府郡發屬縣五千兵各使本縣長將之皆受齊節度賊洪明洪進苑御吳免華等當五人率各萬戶連屯漢興吳王始具各五六千戶別屯大潭鄒臨六千戶別屯蓋竹大潭同出餘汗軍討漢興經餘汗齊以為賊衆兵少深入無繼恐為所斷令松楊長丁蕃留備餘汗蕃本興齊鄰城恥見部伍辭不肯留齊乃斬蕃於是軍中震慄無不用命遂分兵留備進討明等連大破之臨陣斬明其免當進御皆降轉擊蓋竹軍向大潭三將又降凡討治斬首六千級名師盡擒復立縣邑料出兵萬



人拜為東平校尉後為威武中郎將討丹陽黥將武彊葉鄒  
東陽豐浦四鄉先降表言以乘鄉為始新縣西歛賊師金竒萬  
戶屯安勤山毛甘萬戶屯烏聊山黥帥東僕祖山等二萬戶屯  
林歷山林歷山四壁立高數十丈徑路危狹不容刀楯賊臨高  
下石不可得攻軍任經日將吏患之齊身出周行觀視形便陰  
募輕健士為作鐵戈於隱險賊所不備處以戈拓斬山木為緣  
道夜令潛上乃多縣布以援下人得上百數人四面流布俱鳴  
鼓角齊勒兵待之賊夜聞鼓聲四合謂大軍悉已得上驚懼惑  
亂不知所為守路備儉者皆走還依眾大軍因是上大破僕等  
其餘皆降凡斬首七千餘級

黃蓋為周瑜部將建安十三年九月曹操入荊州劉宗舉眾降

吳將士聞之皆恐大帝延見群下問以計策議者咸勸迎周瑜  
曰不然操托名漢相其實漢賊也瑜請精兵參萬保為將軍破  
之大帝曰君言當擊甚與孤合此天以授孤也時劉先主為曹  
操所破欲南渡江與魯肅遇於當陽遂共圖計因進往夏口遣  
諸葛亮詣大帝帝遂遣瑜及程普等與先主并力逆曹操遇於  
赤壁時曹操軍眾已有疾病初一交戰操軍敗退引次江北瑜  
等在南岸蓋曰今寇眾我寡難與久持然觀操軍方運船艦首  
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鬪艦數十艘實以薪草膏油灌  
其中裹以帷幕上建牙旗先書報曹操欺以欲降

江表傳載蓋書曰蓋原受

孫氏之恩授為將帥見遇不薄然顧天下事有大勢用江東六郡山越之人以當中國百萬之眾眾寡不敵海內所共見也東方將吏無有智愚皆知其不可惟周瑜魯肅偏懷淺意未解耳今日歸命是其實計瑜所督領自易摧破交鋒之日蓋為前



部當因事變化効命在迫曹操時見行人密問之口又豫備走

軻各繫火船後因引次俱前曹操軍吏士皆延頸觀望之言蓋

降蓋放諸船同時發火時風盛猛悉延燒岸上營落項之煙炎

張天人馬燒溺死者甚眾軍遂敗退還保南郡江表郡載蓋至戰曰先取輕利

艦十舫載燥荻枯柴積其中灌以魚膏赤幔覆之建旌旗龍幡

於艦上時東南風急因以十艦最著前中江學帆蓋舉火白諸

校使眾兵齊聲大呼曰降馬操軍人皆出營立觀去北軍二里

餘同時發火火烈風猛船往如箭飛埃絕燼燒盡北船延及岸

邊營柵瑜等率輕銳尋繼其後先主與瑜等復共追曹操曹操

雷鼓大進北軍大壞曹操退走留曹仁等守江陵城徑自歸

潘璋為北平將軍襄陽太守魏將夏侯尚等圍南郡分前部三

萬人作浮橋渡百里洲上時諸葛瑾楊繁並會兵赴救未知所

出而魏兵日渡不絕璋曰魏勢始盛江水又淺未可與戰便將

所領到魏上流五十里伐葦數百萬束縛作大筏欲順流放火

燒敗浮橋作筏適畢伺水長當下尚便引退

呂蒙為橫野中郎將異時周瑜程普等圍魏將曹仁於南郡瑜

使甘寧前據夷陵曹仁分眾圍寧困急使使請救諸將以兵少

不足分蒙謂瑜普曰乞留凌公績凌統字蒙與君行解圍釋急勢

亦不义蒙保公績能十日守也又說瑜分遣三百人柴斷險道

賊走可得其馬瑜從之軍到夷陵即日交戰所殺過半敵夜遁

去行遇柴道騎皆舍馬步走進兵追擊獲馬三百匹方船載還

於是將士形勢自信乃渡江立屯與相攻擊曹仁退走遂據南

郡撫定荊州還拜偏將軍後從大帝拒曹操於濡須數進奇計

帝欲立鳩諸將皆曰上岸擊賊洗足入舡何用鳩蒙曰兵有利



鈍戰無百勝如有邂逅敵步騎蹙人不暇及水其得入舡乎帝  
曰善遂作之曹公不能下而退其後劉先主令關雲長鎮守專  
有荆土帝命蒙西取長沙桂零三郡蒙移書二郡望風歸服惟  
零陵太守郝普城守不降而備自蜀親至公安遣羽爭三郡帝  
時住陸口使魯肅將萬人屯益陽拒羽而飛書召蒙使零陵急  
還助肅初蒙既定長沙當之零陵過鄱載南陽鄧玄之玄之者  
郝普之舊也欲令誘普及被書當還蒙秘之夜召諸將授以方  
略晨當攻城顧謂玄之曰郝子大聞世間有忠義事亦欲為之  
而不知時也左將軍在漢中為夏侯淵所圍雲長在南郡今至  
尊身自臨之近者破樊本此救鄱還為孫規所破此皆目前之  
事若所親見也彼方首尾倒縣救死不給豈有餘力復營此哉  
今吾士卒精銳人思効命至尊遣兵相繼於道今子以旦夕之  
命恃不可望之救猶牛蹄中魚冀賴江漢其不可恃亦明矣若  
子大必能一士卒之心保孤城之守尚能稽延旦夕以待所歸  
者可也今吾計力度慮而以攻此曾不移日而城必破城破之  
後身死何益於事而令百歲老母戴白受誅豈不痛哉度此家  
不得外問謂後可恃故至於此爾君可見之為陳福禍玄之見  
普具宣蒙意普懼而聽之先出報蒙普尋後當至蒙豫勅四聽  
各選百人普出便入守城門須臾普出蒙迎執其手與俱下舡  
語畢出書示之因拊手大笑普見書知備在公安而羽在益陽  
慙恨入城蒙留孫河委以後事即日引軍赴益陽劉備請盟帝  
乃歸普等割相水以零陵還之以尋陽陽新為蒙奉邑後為右



護軍虎威將軍代魯肅屯陸口與蜀將關羽分土接境蒙至外  
倍脩恩厚與羽結好後羽討樊留兵將備公安南郡蒙上疏曰  
羽討樊而多留備兵必恐蒙圖其後故也蒙常有病乞分士衆  
還建業以治疾為名羽聞之必撤備兵盡赴襄陽大軍浮江晝  
夜馳上襲其空虚則南郡可下而羽可擒也遂稱篤帝乃露檄  
召蒙還陰與圖計羽果信之稍撤兵以赴樊魏使于禁救樊羽  
盡擒禁等人馬數萬託以糧乏擅取湘關米帝聞之遂行先遣  
蒙在前蒙至尋陽盡伏其精兵艤艦中使白衣搖櫓作商賈人  
服晝夜兼行至羽所置江邊屯候盡收縛之是故羽不聞知遂  
到南郡士人糜芳等皆降也

呂岱為交州刺史時交趾太守士燮卒帝以燮子徽為安遠將  
軍領九真太守以校尉陳時代燮岱表分海南三郡為交州以  
將軍戴良為刺史海東四郡為廣州岱自為刺史遣良與時人  
而徽不承命舉兵戍海口以拒良等岱於是上疏諫討徽罪督  
兵二千人晨夜海浮或謂岱曰徽藉累世之恩為一州所附未  
易輕也岱曰今徽雖懷逆計未虞吾之卒至若我潛軍輕舉掩  
其無備破之必也稽留不速使得生心嬰城固守七郡百蠻雲  
合響應雖智者誰能圖之遂行過合浦與良俱進徽聞岱至果  
大震怖不知所出即率兄弟六人肉袒迎岱岱皆斬送其首徽  
大將甘醴桓治等率吏民攻岱岱奮擊大破之  
朱桓為濡須督黃武元年魏使大司馬曹仁步騎數萬向濡須  
仁欲以兵襲取州上偽先揚聲欲東攻羨溪桓分兵將赴羨溪



既發卒得仁進軍拒濡湏七十里間桓遣使追還羨溪兵兵未到而仁早至時桓手下及所部兵在者五千人諸將業業各有懼心桓喻之曰凡兩軍交對勝負在將不在諸寡諸軍聞曹仁用兵行師孰與桓邪兵法所以稱客倍而主人半者謂俱在平原無城池之守又謂士衆勇怯齊等故爾今仁既非勇智加其士卒甚怯又千里步涉人馬罷困桓與諸軍共據高城南臨大江北背山陵以逸待勞為主制客此百戰百勝之勢也雖曹操自來尚不足憂况仁等邪桓因偃旗息鼓外示虛弱以誘致仁仁果遣其子恭攻濡湏城分遣將軍常雕督諸葛虔王雙等乘油舡別襲中洲中洲者部曲妻子所在也仁自將萬人留囊臬復為泰等後拒桓部兵將攻取油船或別擊雕等桓等身自拒泰燒營而退遂梟雕虜雙送武昌臨陣斬溺死者千餘大帝嘉桓功封嘉興侯

徐盛為安東將軍封蕪湖侯魏文帝大出兵有渡江之志盛建議從建業築圍作薄落圍上設假樓江中浮舡諸將以為無益盛不聽固立之文帝到廣陵望圍愕然彌漫數百里江水盛長便引軍退諸軍乃伏文帝嘆曰魏雖有武騎千群無所用也鍾離牧為越騎校尉永安六年蜀并于魏武陵太守與蜀接界時論惧其叛亂乃以牧為平魏將軍領武陵太守往之郡魏遣漢髮縣長郭純試守武陸太守率涪陵民入蜀遷陵界此于赤沙誘諸夷邑君或起應純又進酉陽縣郡中震懼牧問朝吏曰酉蜀傾覆邊境見侵何以禦之皆對曰今二縣山險諸夷阻



兵不可以驚擾則諸靈盤結宜以漸安可遣恩信吏宣教慰勞  
牧曰不然外竟內侵誑誘人民當及其根抵未深而撲取之此  
救大責速之勢也勅外趨嚴掾史沮議者使行軍法撫夷將軍  
高尚說牧曰昔潘太常督兵五萬然後以討五谿夷爾又是時  
劉氏連和諸夷率化今既無往日之援而郭純已據遷陵而明  
府以三千兵深入尚未見其利也牧曰非常之事何得循舊即  
率所領晨夜進道緣山險行垂二千里從塞上斬惡民懷異心  
者魁師百餘人及其友黨凡千餘級純等散五谿平遷公安督  
楊武將軍封都鄉侯

陸抗為大將軍鳳凰元年西陵步闡據城以叛遣使降晉抗聞  
之曰部分諸軍令將軍左奕吾彥蔡貢等往赴西陵勅軍營更  
築嚴圍自赤谿至故市內以圍闡外以禦寇晝夜摧切如敵已  
至衆甚苦之諸將咸諫曰今及三軍之銳亟以攻闡比晉救至  
闡必可拔何事於圍而以弊士民之力乎抗曰此誠處勢既固  
糧穀又足且所繕修備禦之具皆抗所宿規今反身攻之既非  
可卒克且比救必至而無備表裏受難何以禦之諸將咸欲攻  
闡抗每不許宜都太守雷譚言至懇切抗欲服衆聽令一攻攻  
果無利圍備使合晉車騎將軍羊祐率師向江陵諸將咸以抗  
不宜上抗曰江陵城固兵足無所憂患假令敵沒江陵必不能  
守所損者小如使西陵盤結則南山群夷皆當擾動則所憂慮  
難可而言也吾寧棄江陵而赴西陵沉江陵牢固乎初江陵平  
衍道路通利抗勅江陵督張咸作大堰道水漸清乎中以絕寇



叛祐欲目所過水浮船運糧揚聲將破堰以通步軍抗聞使成  
亟破之諸將皆惑屢諫不听祐至當陽聞堰敗乃改船以軍運  
大費損功力晉也東監軍徐裔率水軍詣建平荆州刺史楊肇  
至西陵抗令張咸固守其城公安督孫遵廵南岸禦祐水軍督  
留慮鎮西將軍朱琬拒裔身率三軍憑圍對肇將軍朱裔營都  
督俞贊亡議肇抗曰輦軍中舊吏吾虛實者吾常慮夷兵素不  
簡練若敵攻圍必先此處即夜易夷民皆以舊兵克之明日肇  
果攻故夷兵處抗命旋軍擊之矢石雨下肇衆死傷者相屬肇  
至經月計屈夜遁抗欲遣之而慮闡畜力項領伺視間隙兵不  
足分於是但鳴鼓戒衆若將追者肇衆克俱悉解甲挺走抗使  
經兵躡之肇入破祐等皆引軍還抗遂陷西陵誅夷間族及其  
大將吏自此已下所請赦數万口修治城園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三百六十三

將帥部二十四

機畧第三

晉衛瓘初仕魏為廷尉卿鄧艾鍾會之伐蜀也瓘以本官持節  
監艾會軍事行鎮西將軍蜀既平艾輒承制封拜詔使檻車徵  
之會遣瓘先收艾會以瓘兵少欲令艾殺瓘因加艾罪瓘知欲  
危已然不可得而距乃夜至成都檄艾所統諸將稱詔收艾其  
餘一無所問若來赴官軍爵賞如先敢有不出誅及三族比至  
鷄鳴悉來赴瓘唯艾帳內在馬平旦開門瓘乘使者徑入至城  
都殿前艾臥未起父子俱被執艾諸將圖欲劫艾整伏趣瓘營  
瓘輕出迎之偽作表章將申明艾事諸將信之而止俄而會至



乃悉請諸將胡烈等因執之囚益州解舍遂發兵反於是士卒思歸內外騷動人情憂懼會留權謀議乃書云欲殺胡烈等舉以示權權不許因相疑貳權如廁見胡烈故給使使宣語三軍言會反會逼權定議經宿不眠乃橫刀膝上在外諸軍已潛欲攻會權既不出未敢先發會使權勞諸軍權心欲去且堅其意曰卿三軍主宜自行會曰卿監司且先行吾當後出權復下殿會悔遣之使呼權權辭眩疾動詐仆地比出閣數十信追之權至外解服監湯大吐權素羸便以困篤會遣所親人及整視之皆言不起會由是無所憚及暮門閉權作檄宣告諸軍軍諸並已唱義陵旦共攻會會變左右距戰諸將擊敗之唯帳下數百人隨會繞殿而走盡殺之權於是部分諸將群情肅然

杜預為鎮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啓請伐吳武帝許之預以太康元年正月陳兵于江陵遣參軍樊顯尹林鄧圭襄陽太守周竒等率衆循西江上授以節度旬月之間累尅城邑皆如預策焉又遣牙門管定周旨伍巢等率竒兵分百沉舟夜度以襲樂鄉多張旗幟起火巴山出於要害之地以奪賊心吳都督孫歆震恐與伍延書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吳之男女降者萬餘口旨巢等伏兵樂鄉城外歆遣軍出拒王濬大敗而還旨等發伏兵隨歆軍而入歆不覺值至帳下虜歆而還故軍中為之謠曰以計代戰一當萬於是進逼江陵時衆軍會議或曰百年之寇未可盡尅今向暑水潦將降疾疫將起宜俟來冬更為大舉預曰昔樂毅藉濟西一戰以併強齊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



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著手處也遂指授群師徑造秣陵所過城邑莫不束手議者以書謝之孫皓既平封當陽侯

王濬為龍驤將軍太康元年正月帥師發自城都率巴東監軍廣武將軍唐彬攻吳丹陽剋之擒其丹陽監盛紀吳人於江險磧要害之處並以鐵鑠橫截之又作鐵錐長丈餘暗置江中以逆拒舡先是羊佑獲吳間諜具知情狀濬乃作大筏數十亦方百余步縛草為人被甲持杖令善水者以筏先行筏遇鐵錐輒著筏去又作火炬長十餘丈大數十圍灌以麻油在船前遇鑠燃炬燒之須臾融液斷絕於是船無所碍

李矩元為冠軍將軍領河東平陽太守時劉聰遣從弟暢步騎三萬討矩屯于韓王故壘相去七里遣使招拒時暢卒至矩未暇為備遣使奉牛酒詐降于暢潛匿精勇見其老弱暢不以為虞大饗渠帥人皆醉飽矩謀夜襲之兵士以賊衆皆有懼色矩令郭誦禱鄭子產祠曰昔鄭相國惡烏不鳴凶胡臭羯何得過庭使巫陽言東里有教當遣神兵相助將士聞之皆踴躍爭進乃使誦及督護楊璋等選勇敢千人夜掩暢營獲鎧馬甚多斬首數千級暢以身免

周訪為振武將軍與諸軍兵征湘中賊帥杜弼弼作桔槔打官軍船艦訪作長岐棖以距之桔槔不得為害後王敦表為豫章太守征伐都督時梁州刺史張光卒愍帝以侍中第五倚為征南大將軍監荆梁益寧四州出自武關賊率杜曾摯瞻胡混等並迎倚奉之取兵數萬破陶侃於石城攻平南將軍苟崧於宛



不剋引兵向江陵王敦以從弟虞為荊州刺史令督護征虜將軍趙誘襄陽太守朱軌陵江將軍黃峻等討曾而大敗於女觀湖誘軌並遇害曾遂逐虞徑造沔口大為寇害威震江沔元帝命訪軌擊之訪有衆八千進至沘陽曾等銳氣甚訪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使將軍李常督左甄許朝督右甄訪自領中軍高張旗幟曾果畏訪先攻左右甄曾勇冠三軍訪甚惡之自於陣後射雉以安衆心令其衆曰一甄敗鳴三鼓兩甄敗鳴六鼓自旦至申兩甄皆敗訪聞鼓音選精銳八百人自行酒飲之勅不得妄動聞鼓音乃進賊未至三十步訪親鳴鼓將士皆騰躍奔赴曾遂大潰殺千餘人訪夜追之諸將請待明日訪曰曾驍勇能戰向之敗也彼勞我逸是以剋之宜及其衰乘之可滅鳴鼓行而進遂定漢沔曾等走保武當訪以功遷南中郎將督梁州諸軍梁州刺史屯襄陽訪謂其僚佐曰昔滅濮之後晉文以得臣不死而有憂色今不斬曾禍難未已於是出其不意又擊破之曾遁走訪部將蘇溫攻曾詣軍并獲弟五猗胡混摯瞻等送於王敦又白敦說猗逼於曾不宜殺敦不從而斬之祖逖為奮威將軍豫州刺史初北中郎將劉演拒于石勒也流人塢主張平樊雅等在譙演署平為豫州刺史雅為譙郡太守又有董瞻于武謝浮等十餘步衆各數百皆統屬平逖誘浮使取平浮譎平與會遂斬以獻逖是時蓬陂塢主陳川以衆附石勒逖率衆伐川石季龍領兵五萬救川逖設奇以擊之季龍大敗收兵掠豫州徙陳川還襄國留桃豹等守川故城任西臺逖



遣將韓潛等鎮東臺同一大城賊徒南門出入放收逃軍聞東門相守四月逃以布囊盛土如米狀使千餘人運上臺又令數人擔來偽為疲極而息於道賊果逐之皆棄擔而走賊既獲米謂逃士衆豐飽而胡戍餓久益懼無復膽氣石勒將劉夜堂以驢千頭運糧以饋桃豹逃遣韓潛馮鐵等追擊於汴水盡獲之桃豹霄遁

蔡謨為征北將軍領徐州刺史石季龍於青州造船數百掠沿海諸縣所在殺戮朝廷以為憂謨遣將軍徐玄等守中洲并設募若得賊大白舡者賞布千匹小舡百匹是時謨所統七千餘人所戍東至土山西至江乘鎮守八所城壘凡十一處烽火樓望三千餘處隨宜防備甚有筭略

謝尚為安西將軍禦後趙於壽春初尚之行也使建武將軍濮陽太守戴施據枋頭會冉閔之子智與其大將軍蔣幹來附復遣行人劉猗詣尚請救施止猗求傳國璽猗歸以告幹幹謂尚已敗慮不能救已猶豫不許施遣參軍何融率壯士百人入鄴登三臺助戍譎之曰今且可出璽付我凶寇在外道路梗澁赤未敢送璽當遣單使馳白天子聞璽已在吾許知卿等至誠必遣重軍相救并厚相餉幹乃出璽付融融齎璽馳還枋頭尚遣振武將軍胡彬率騎三百迎璽致諸京師

溫嶠為中壘將軍時王敦反王含錢鳳奄至都下嶠燒朱雀桁以挫其鋒明帝怒之嶠曰今宿衛寡弱徵兵未至若賊承突危及社稷陛下何惜一橋賊果不得渡



表喬為江夏相桓溫伐蜀以喬領二千人為軍鋒師次彭模去賊已近議者欲兩道並進以分賊喬曰今深入萬里置之死地士無反傾之心所謂人自為戰者也今分為兩軍軍力不一萬一偏敗則大事去矣不如全軍而進棄去釜甄齎三日糧勝可必矣溫以為然即一時俱進

前涼謝艾為軍師將軍率步騎三萬進軍臨河後趙石季龍將麻秋以三萬衆距之艾乘輅車冠白帽鳴鼓而行秋望而怒曰女年少書生冠服如此輕我也命黑精龍驤三千人馳擊之艾左右大擾左戰帥李偉勸艾乘馬艾不從乃下車踞胡牀指麾處分賊以為伏兵發也懼不敢進張瑁從左南緣河而截其後秋軍乃退艾乘勝奔擊遂大敗之斬秋將社勳等及俘斬一萬

三千級秋匹馬奔大夏

又云艾為中堅將軍配步騎五千擊秋

邀也六博得梟者勝今梟塢牙中寇敵之兆於是進戰大破之斬首五千級

前趙游子遠為劉曜將已氏叛子遠討之盡破氏衆先是上郡

氏羗十餘落保險不降酋大虛除權渠自號秦王子遠進師至

其壁下權渠率衆來渠五戰敗之權渠恐將降其子伊餘大言

於衆曰往劉曜自來猶無若我何況此偏師而欲降之率勁卒

五萬晨壓壘門左右勸戰子遠曰吾聞伊餘之勇當今無敵士

馬之強復非其匹又其父新敗怒氣甚盛且西戎剽勁鋒銳不

可擬也不如緩之使氣竭而擊之乃堅壁不戰伊餘有驕色子

遠候其無備夜誓衆蓐食晨大風霧子遠曰天贊我也躬先士

卒掃壁而出遲明覆之生擒伊餘悉俘其衆權渠大懼被髮割



面而降子遠啓曜以權渠為征西將軍西戎公分徙伊餘兄弟及其部落二十餘萬口于長安西戎之中權渠部最強皆稟其命而為寇暴權渠既降莫不歸附曜大悅

宋王鎮惡晉末為安遠護軍討蠻帥向博抵根初行告荊州刺史司馬休之求遣軍以為聲援休之遣其將朱襄領眾助鎮惡會高祖西討休之鎮惡乃告休之曰百姓皆知官軍已上朱震等復是一賊表裏受敵吾事敗矣乃率軍夜下江水迅急倏忽行數百里直據都尉治既至乃以竹籠盛石堙塞水道襄軍夾岸擊之斬襄首殺千餘人後隨高祖北征大軍次潼關謀取進之計鎮惡請率水軍從河入渭偽鎮北將軍姚強屯兵涇上鎮惡毛得祖擊破之直至渭橋鎮惡所乘皆蒙小艦行船者悉在艦內羞見艦汴渭而進外不見有乘行舡人北土素無舟楫莫不驚惋咸謂為神鎮惡既至將令士食畢便棄舡登岸渭水流急倏忽間諸艦悉遂流去時姚泓屯軍長安城下猶數萬人鎮惡撫慰士卒曰卿諸人並家在江南此是長安城東門外去家萬里而舡乘衣糧並已遂流去豈復有求生之計邪唯宜死戰可以立大功不然則無遺類矣乃身先士卒眾亦知無復退路無不騰踊爭先泓眾一時奔潰即陷長安城泓身逃走明日率妻子歸降城內夷晉六萬餘戶鎮惡宣揚國恩撫慰初附號令嚴肅百姓安堵

朱齡石晉末為持節益州諸軍事義熙十年率眾征蜀既至彭模諸將以賊水北城險阻眾多咸欲先攻其南齡石曰不然強



冠在北今屠南城不足以破北若盡銳以拔北壘南城不麾而自散也七月齡石率劉鍾蒯恩等攻城詰朝戰至日晏焚其樓櫓面四並登斬侯輝譙詵乃回軍以麾南城即時散潰凡斬大將十五級諸營守以次土分衆軍乃舍舡步進龍驤將軍臧喜至廣漢病卒朱漢林至廣漢復破譙道福別軍乘舡陷牛脾城斬其大將譙撫譙縱聞諸處盡敗奔于涪城巴西人王志斬送偽尚書令馬耽封府庫以待王師道福聞彭模不守率精銳五千兼行來赴聞縱已走道福衆亦散乃逃于獠中巴西民杜瑤縛送之斬于軍門桓謙弟恬隨謙入蜀為寧蜀太守至是亦斬焉

臨川王道規晉末為荊州刺史盧循寇逼京邑道規遣司馬王鎮及揚武將軍檀道濟廣武將軍到彥之等赴援朝廷至尋陽為賊黨荀林所破循即以林為南蠻校尉分兵配之使乘勝伐江揚聲去徐道覆已克京邑而桓謙自長安入蜀譙縱以謙為荊州刺史厚加資給與其大將譙道福俱寇江陵正與林會林泚江津謙軍枝江二寇交通分絕都邑之間魯宗之率衆數千自襄陽東赴衆議欲使檀道濟到彥之與宗之共擊道規曰盧循擁隔中流扇張同異桓謙荀林更相首尾人懷危懼莫有固心成敗之機在此一舉非吾自行其事不決乃使宗之居守委以腹心率諸軍攻謙諸將佐皆固諫曰今遠出討謙其勝難必必荀林近在江津伺人動靜若來攻城宗之未必能固脫有蹉跌大事去矣道規曰諸軍不識兵機爾荀林愚豎無他奇計以



吾去未遠必不敢向城吾今取謙往至便克沉疑之間已自還  
反謙敗則林破膽豈暇得來且宗之獨守何不為友數日解難  
蠻校尉印以授諮議參軍遂以劉遵馳往攻謙水陸齊進謙大  
軍遂敗單舸走欲下就林追斬之還至涌口林又奔散劉遵率  
軍追林至巴陵斬之初謙至枝江江陵士庶皆與謙書言城內  
虛實道規一皆焚燒衆乃大安進號征西將軍先是桓歆子道  
覆逃于江西出擊義陽郡與盧循連結循吏蔡猛助之道規遣  
劉基破道兇於大薄臨陣猛與道覆率衆三萬奄至破家魯宗  
之已還襄陽遣召不及人情大震或傳循已平京師遣道覆上  
為刺史江漢士庶感焚書之恩無復二志道規使劉遵為遊軍  
自拒道覆於豫章口前驅失利道規壯氣愈厲激揚三軍遵自  
外橫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赴水死者殆盡道覆單舸走還湓  
口初使遵為遊軍衆咸云今強敵在前唯患衆少不應割削見  
力置無用之地及破道覆果得遊軍之力衆乃服焉

何無忌晉末為輔國將軍琅邪內史南追桓玄還與振武將軍  
劉道規俱受官軍劉毅節度玄留其龍驤將軍何澹之前軍將  
郭銓江州刺史郭昶之守湓口無忌等次桑落洲澹之等率軍  
來戰澹之常所乘舫旌旗甚盛無忌曰賊帥必不居此欲詐我  
爾宜亟攻之衆咸曰澹之不在其中其徒得之無益無忌謂道  
規曰今衆寡不敵戰無全勝澹之雖不居此舫取則易獲因縱  
兵騰之可以一鼓而敗也道規從之遂獲賊舫因傳呼曰已得  
何澹之矣賊中驚擾無忌之衆亦謂為然道規乘勝徑進無忌



又鼓譟赴之澹之遂潰

江通晉末為殷浩諮議將軍時蠻及丁零叛浩軍震懼姚襄去浩十里結營以逼浩浩令通擊之通進兵至襄營謂將校曰今兵非不精而衆少於羗且其塹柵甚固難與校力吾當以計破之乃取數百鷄以長繩連之繫火於足群鷄駭散飛集襄營火發因其亂隨而擊之襄遂大敗

檀祗高祖時為征虜將軍青州刺史廣陵相亡命司馬國璠兄弟自北徐州界聚衆數百潛得過淮因天夜陰闇率百許人緣廣陵城得入叫喚直上聽事祗驚起出門將處分賊射之復傷乃入祗語左右賊乘間得入欲掩我不備但打五更懼曉必走矣賊閉鼓鳴謂為曉於是奔散追討殺百餘人

宗慤為震武將軍文帝時隨交州刺史檀和之討破圍區粟城入象浦林邑王范陽邁傾國來拒以具裝被象前後無際士卒不能當慤曰吾聞師子威服百獸乃制其形與象相禦象果驚奔衆因潰散遂克林邑收其異寶雜物不可勝計

沈靈寵為建威將軍時豫州刺史殷琰與晉安王子勛及晉熙太守閻湛之據郡同逆詔靈寵自盧江攻之湛之未知尋陽已敗固守不降靈寵乃取諸將破劉胡文書置車中攻城偽敗棄車而走湛之得書大駭其夜奔逃

垣護之為輔國將軍南郡王義宣反率大衆至梁山與王玄謨相持柳元景率護之及護之弟詢之柳叔仁鄭琨等諸軍出鎮新亭玄謨見賊強盛遣司馬管法濟求救甚急帝遣元景等進



據南州護之水軍先發賊遣寵將法起率衆襲姑熟適值護之  
鄭琨等至奮擊大破之斬獲及投水死略盡玄謨馳信告元景  
曰西城不守唯於東城衆寡相懸請退還姑熟更議進取元景  
不許將悉衆赴救護之勸分軍援之元景然其計乃以精兵配  
護之赴梁山及戰護之見賊舟艦累沓謂玄模曰今當以火平  
之即使隊主張談等燒賊艦風猛水急賊軍以此奔散梁山平  
護之率軍追討會朱脩之已平江陵至尋陽而還迂督徐克二  
州豫州之梁郡諸軍事寧朔將軍徐州刺史封益陽縣侯食邑  
千戶後為建武將軍領濟北太守率二千人隨張永攻碭碭先  
據委粟津魏杜道雋與其尚書伏連未接碭碭護之迎軍賊因  
引軍東去蕭思話遣護之迎軍至梁山魏尚書韓元興率精騎  
卒至護之依險拒戰斬其都運長史甲首數千魏軍乃退思話  
將引還誑護之云沈慶之救軍垂至可急於濟口立橋護之揣  
知其意即分遣人白于思話復令渡河戍乞治堡以防追軍  
柳元景為廣威將軍隋郡太守既至而蠻斷驛道欲來攻郡郡  
內少糧器仗又乏元景設方畧得六七百人分五百人屯驛道  
或曰蠻將逼城不宜分衆元景曰蠻聞遣重戍豈悟城內兵少  
且表裏合勢於計為長會蠻垂至乃使驛道為潛出其後戒曰  
火舉馳進前後俱發蠻衆驚擾投鄆水死者千餘人斬獲數百  
郡境肅然無復寇抄

呂安國為寧朔將軍時晉安王子勛反以殿中將軍劉頌為司  
馬以前右軍將軍杜叔寶為長史大宗遣安國與輔國將軍劉



勦西討鎮歷陽為諸軍總統叔寶本謂臺軍停住歷陽不辨進  
頌等至無不瓦解唯齎一月日糧既與勦相持軍食盡報叔寶  
送食叔寶乃遣車千五百乘載米餉頌自以五千精兵防送之  
安國謂勦曰劉頌精甲三千而我衆不能居半相持既久疆弱  
勢殊為復推迂則無以自立所賴在彼糧將竭我食有餘爾若  
使叔寶米至非唯難可復圖我亦不能持久今唯有關道襲其  
米車出彼不意若能制之將不戰走矣勦以為然乃以疲弱守  
營簡選千百精手配安國及軍主黃回等間路出頌後於橫塘  
抄之安國始得計叔寶尋至止齎二日熟食食盡叔寶不至將  
士並欲還安國曰卿等且已一食今晚米車不容不至若其不  
至夜去不晚叔寶果至以米車為壘箱陣於外為遊軍幢主楊  
仲懷領五百人居前與安國回相會仲懷部曲並欲退就叔寶  
并力擊安國仲懷曰賊至不擊復欲何待且統兵在後正相去  
二里間北吾交手何憂不至即與回戰回頗並淮南楚子天下  
精兵衆力既一合戰便破之於陣殺仲懷仲懷所領五百人死  
盡叔寶至而仲懷及士卒伏尸蔽野回等欲乘勝擊之安國曰  
彼將自走不假復擊退軍三十里止宿夜遣騎參候叔寶果乘  
米車奔走安國即復夜往燒米車驅牛二千餘頭而還劉頌聞  
米車見燒叔寶又走五月二日夜衆潰奔還壽陽

沈攸之為寧朔將軍與南賊對軍賊帥袁顛復率大衆來入鵠  
尾相持既久軍主張興世越鵠尾上據前溪劉胡自攻之攸之  
率諸將攻濃湖遣人傳唱錢溪已平衆並惧攸之曰不然若錢



溪實敗人萬中應有逃亡得還者是彼賊失利唱虛聲以惑衆  
爾勅軍中不得妄動錢溪信尋至果大破賊攸之悉以前溪所  
送胡軍鼻示人頸駭惧急追胡還攸之諸軍悉力進攻多所  
斬獲日暮引歸鵲尾食盡遣千人往南陵迎米為臺軍所破燒  
其資寔胡於是棄衆奔顛亦叛走  
沈慶之為建威將軍伐沔北諸山蠻命諸軍各穿池於營內朝  
夕不外汲兼以防蠻之火頃之大風其蠻夜下山人提一炬以  
燒營內多慢屋及草菴火至輒以池水灌滅諸軍多出弓弩夾  
射之蠻散走

張興世為龍驤將軍明帝即位四方反叛興世領水軍拒南賊  
於赭圻相持久不決興世建議曰賊據上流兵強地盛今以奇  
兵潛出其上使其首尾周遑進退疑沮糧運艱礙乃制勝之奇  
沈脩之吳喜並善其計分戰士七十配之興世乃令輕舸沂流  
而上旋復回還一二日中輕復如此使不為之備賊帥劉胡聞  
興世欲上笑曰我尚不敢往下取揚州興世何人欲據我上興  
世謂脩之等曰上流惟有錢溪可據乃往據之及劉胡來攻將  
士欲迎擊之興世曰賊來尚遠而氣盛矢驟驟既易盡盛亦易  
衰此曹劌所以破齊也令將士不得妄動治城如故俄而賊來  
轉近興世乃命壽寂之任農夫率壯士擊走之走顛愠曰賊據  
人肝藏裏云何得活是月赭圻軍士伐木為柵於青州山遇一  
童子曰賊下旬當平無為自苦忽不見至是果敗興世又遇其  
糧道賊衆漸餓劉胡棄軍走袁顛仍亦奔散興世遂與吳喜共



平江陵

南齊劉懷珍仕宋為輔國將軍明帝勅懷珍權鎮山陽先是青州刺史明僧暲遣將於王城築壘以逼沈文秀漸壁未立為文秀所破仍進攻僧暲帝使懷珍率龍驤將軍王度之五百騎步卒二千人沿海救援至東海而僧暲已退保東萊懷珍進朐城衆心兇懼或欲且保郁州懷珍謂衆曰卿等得文秀厚賂胡帥規為外援如此徒黨何能必就左衽齊士庶民見義積業聲介一馳東萊可飛書布下何容阻軍緩邁止於此耶遂進至黔陬偽高密平昌二郡太守潰走懷珍達朝廷意送致交炳文秀終不從命焚燒邪邑百姓聞懷珍至皆喜偽長廣太守劉桃根鎮數千人戍其不城懷珍引軍次拜洋水衆皆曰文秀今游騎境內宜堅壁伺隙懷珍曰今衆少糧殫我懸彼固宜簡精銳掩其不備爾遣王廣之將百騎襲陷其城劫留高麗獻使懷珍又遣寧朔將軍明慶符與廣之擊降廷增遣高麗使詣京師文秀聞諸城皆敗乃遣使張靈碩請降懷珍乃還歸

張敬兒宋末為寧朔將軍越騎校尉桂陽事起隸齊太祖頓新亭賊矢石既交休範白服乘輦往勞城下城中望見左右人兵不多敬兒與黃回目太祖曰桂陽所在備防寡少若詐降而取之此必可擒也太祖曰卿若能辨此事當以本州相賞敬兒相與出城南放仗走大呼稱降休範喜召至車側回佯致太祖密意休範信之回目敬兒敬兒奪取休範防身刀斬休範首休範左右數百人皆散敬兒馳馬持首歸新亭除驍騎將軍加輔國



將軍

宋末周山圖為左中郎將時沈攸之事起世祖在湓城使城局參軍劉皆淵委山圖以處分事山圖斷取行旅船板以造樓櫓立水柵旬日皆辦世祖甚嘉之

垣崇祖宋末為朐山戍主朐山邊海孤險人皆未安崇祖常浮舟舸於水側有急得以入海軍將得罪兇叛具以告魏魏偽城都將東徐州刺史成固公使得青州聞叛者說遣步騎貳萬襲崇祖屯落要去朐山城二十里崇祖出送客未歸城中驚恐皆下舡欲去崇祖還謂心腹曰賊此擬來本非大舉正承信一說易譴誑之今若得百餘人還事必濟矣但人情駭矣不可歛集卿等可急去此二里外大叫而來唱艾塘義人已得破虜須戍軍速往相助遂退舡中人果喜爭赴岸崇祖引人據城遣羸弱令各持兩炬火登山鼓叫魏參騎謂其軍備甚盛乃退後為豫州刺史建元初魏梁王郁豆春及劉昶馬步二十萬寇壽春崇祖召文武議曰賊衆我寡當用竒計以致之當脩外城以待敵城闊非小不固今欲堰肥水劫淹為三面之險諸君意何如衆曰昔佛狸侵境宋南平王士卒完盛以郭大難守退保內城今日之事十倍於前古來相承不築肥堰皆以地形不便積水無用故也若必行之恐非事宜崇祖曰卿見其一不識其二若捨外城賊必據之外脩樓櫓內築長圍四州無礙表裏受敵此坐自為擒守郭築堰是吾上謀也乃於城西北立堰塞肥水堰北起小城周為深塹使數千人守之崇祖謂長史封延伯曰虜貪



而少慮必悉力攻小城圍破此堰見塹狹城小謂一往可剋當以蟻附攻之放水一急激踰三峽事窮奔透自然沈溺此豈非小勞而大制也虜衆由西道集堰南分軍東路內薄攻小城崇祖著白紗帽肩輦土城手自轉式曰哺時小決淶水勢奔下虜攻城之衆漂墜漸中人馬溺死數千大衆皆退走王玄邈為梁秦二州刺史建元初亡命李烏奴作亂梁部陷白馬戍玄邈率七八百人討之不克慮不自保乃使人偽降烏奴告之曰王使軍兵衆羸弱棄伎妾於城內携愛妾二人去以數日矣烏奴喜輕兵襲州城玄邈設伏擊破之其烏奴挺身走太祖聞之曰玄邈果不負吾意遇也還為征虜將軍長沙王後軍司馬東南海太守

裴叔業為持節督徐州諸軍魏王寇沔北帝令叔業授雍州叔業啓曰北人不樂遠行唯樂侵掠伐虜界則雍州之城自然分張無勞動動民向遠也從之

梁劉垣齊末為長沙太守行湘州事時東昏遣安城太守劉希祖破西臺所選太守范增簡於平都希祖移檄湘部於是始興內史王增聚應之自是湘部諸郡悉皆蜂起唯臨湘湘陰劉陽羅四縣猶全州人咸欲汎舟逃走垣悉聚舡焚之遣將尹法略距僧粲相持未決前湘州鎮軍鍾玄紹潛應僧粲要結士庶數百人皆連名定計刻日攻舟城垣聞其謀偽為不知因理訟至夜而城門遂不閉以疑之玄紹未及發明旦詣垣問其故垣乃留與語密遣親兵收其家書玄紹在坐未起而收兵已報具得



其文書本末玄紹即具伏於生斬之焚其文書其餘黨悉無所  
問衆愧且服州部遂安法略與僧衆相持累月建康城平公則  
還州群賊始散

韋叡為輔國將軍天監四年督衆軍伐魏城未能拔叡巡行圍  
柵魏城中忽出數百人陳於門外叡欲擊之諸將皆曰向本輕  
來未有戰備徐還授甲乃可進爾叡曰不然魏城中二千餘人  
閉門監守足以自保無故出人於外必其驍勇者也若能挫之  
其城自拔衆猶遲疑叡指其節曰朝廷授此非以為飾韋叡之  
法不可犯也乃進兵士皆殊死戰魏軍果敗走因急攻之中宿  
而城拔五年魏中山王元英先於邵陽州兩岸為兩橋樹柵數  
百步跨進通道叡裝大艦梁郡太守馮道根廬江太守裴邃秦  
郡太守李劉等為水軍值淮水暴長叡即遣之鬪艦競發皆臨  
壘以小艦載草灌之以膏從而焚其橋風怒大盛烟塵晦冥敢  
死之士拔柵斫橋水又漂疾倏忽之間橋柵俱壞而道根等皆  
身自搏戰軍人奮勇呼聲動天地無不一當百魏人大潰元英  
見橋絕脫身遁去

陳慶之為東宮直閣大通元年隸領軍曹仲宗伐渦陽魏遣征  
南將軍常山王昭等率馬步十三萬來拔前軍至馳澗去渦陽  
四十里慶之欲逆戰明威將軍韋放以賊之前鋒必是輕銳與  
戰若捷不足為功如其不利沮我軍勢兵法所謂以逸待勞不  
如勿擊慶之曰魏人遠來皆已疲倦去我既遠必不見疑及其  
未集須挫其氣出其不意必無不敗之理且聞虜所據營林木



甚必不夜出諸軍若皆疑惑慶之請獨取之於是與麾下二百騎奔擊破其前軍魏震恐

唐域為華陽太守時魏軍初圍南鄭州有空倉數十所域封題指示將士云此中粟皆滿足支二年但努力堅守衆心以安虜退以功拜羽林監

陳常載初仕梁為信武將軍義興太守降高祖高祖引置左右與之謀議徐嗣徽任約等引齊軍濟江據石頭高祖問計於載載曰齊軍若分兵先據三姑之路略地東境則時事去矣今可急於淮南即景侯故壘築城以通東道轉輸別命輕兵絕其糧運使進無所虜退無所質則齊軍之首旬日可致高祖從其計侯安都梁末為南徐州刺史高祖東討杜龕安都留臺居守徐

嗣徽任約等引齊寇入據石頭城游甲騎至于闕下安都閉門偃旗幟示之以弱令城中曰登陴者賊者斬及夕賊收軍還石頭安都夜令士卒密營禦敵之其將旦賊騎又至安都率甲士一千三百人開東西掖門與戰大敗之賊乃退還石頭不敢逼臺城

侯瑱為都督西討諸軍事鎮于梁山與王琳相持百餘日未決天喜元年二月東關春水稍長舟楫得通王琳引合肥淩湖之衆舳艫相次而下其勢甚盛瑱率軍進戰琳亦出船列于江西隔州而泊明日合戰琳軍少却退保西岸及夕東北風大起吹其舟艦並壞沒於沙中溺死者有數十百人浪大不得還浦夜中又有流星墜于賊營及旦風息琳入浦治舡以荻舡塞於浦



口又以鹿角繞岸不敢復出是時西魏遣大將軍史寧躡其上  
流瑱聞之知琳不能持久收軍却據湖浦以待其弊及史寧至  
圍郢州琳恐衆潰乃率船艦來下去蕪湖十里而泊擊柝聞於  
軍中明日齊人遣兵數萬來助琳琳引衆向梁山谷越軍官以  
屯險要齊儀同劉伯球率兵萬餘人助琳水戰行臺慕容子會  
領鐵騎二千在蕪湖洲西岸博望山南為其聲勢瑱令軍中晨  
炊蓐食分棹盪頓蕪湖洲尾以待之將戰有微風至自東南衆  
軍施柝縱火定州刺史章昭達乘平虜大艦中江而進發柝申  
賊艦其餘冒突責龍合相當值又以牛皮冒蒙衝小船以觸賊  
艦并鎰鐵灑之琳軍大敗其步軍在西岸者自相蹂踐馬騎並  
淖于蘆荻中棄馬脫走以免者十二三盡獲其舟艦器械並擒  
齊將劉伯球慕容子會自餘俘馘以萬計琳與黨潘純等單  
舩艦冒陣走至溢城猶欲收合離散衆無附者乃與左右十餘  
人入齊

陸子隆為明威將軍廬陵太守時周迪據臨川及東昌縣人脩  
行師應之率兵以攻子隆其鋒甚盛子隆設伏於外仍閉門偃  
甲示之以弱及行師至腹背擊之行師大敗因乞降子隆許之  
送于京師

周文育為平西將軍時廣州刺史蕭勃舉兵踰嶺昭文育督衆  
軍討之會新吳洞主余孝頊舉兵應勃遣其弟孝勵守郡城自  
出豫章據于石頭勅使其子攷將兵與孝頊相會又遣其別將  
歐陽頔頓軍苦竹灘傳恭據境口城以拒官軍官軍舡少孝頊



有舩艦三百艘艦百餘乘在上牢文育遣軍王焦僧度手東潛軍襲之悉取而歸仍於豫章立柵時官軍食盡並欲還文育不許乃使人間行遺周迪書約為兄弟并陳利害迪得書甚喜許饋糧餉於是文育分遣老小乘故船舫沿流俱下燒豫章所立柵偽退孝頃望之大喜曰不設備文育由間道兼行信宿達茅韶茅韶上流則毆陽頎蕭勃下流則傳泰示孝頃文育據其中間築城饗士賊徒大駭毆陽頎乃退入溪作城自守文育遣嚴威將軍周鐵武興長史陸山才襲頎擒之於是盛陳兵甲與頎乘舟而醮以巡傳泰城下因攻泰尅之蕭勃在南康聞之衆皆股慄莫能自固其將潭世遠斬勃欲降為人所害世遠軍王夏侯明澈持勃首以降蕭孜余孝頃猶據石頭高祖遣侯安都助

文育攻之致降文育孝頃退走新吳廣州平文育還頓豫章以功授鎮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江廣衡交等諸軍事

周文昭為都督安蘄江衡司安守州刺史北齊遣尚書左丞陸騫以衆二萬入自巴蘄與文昭相遇文昭留羸輜重設疑兵以當之身率精銳由間道邀其後大敗騫軍虜獲器械驢馬不可勝數進攻巴州尅之於是江北諸城及穀陽士民並誅渠師以城降

章昭達為車騎大將軍帥師征蕭巋于江陵時蕭巋與周軍大蓄舟艦於青泥中昭達分遣偏將錢道戢程文季等乘輕舟襲之焚其舟艦周兵又於峽下南岸築壘名曰安蜀城於江山橫引大索編芻為橋以度軍糧昭達乃命軍士為長戟施於橫舩



之上仰割其索索斷糧絕因縱兵以攻其城降之

蕭摩訶為武毅將軍譙州刺史及周武帝滅齊遣其將宇文忻率衆享呂梁戰于龍晦時忻有精騎數千摩訶領十二騎深入周軍縱橫奮擊斬馘甚衆及周遣大將軍王軌來赴結長圍連鑱於呂梁下流斷大軍還路摩訶謂明徹曰聞王軌始鎮下流其兩頭築城今尚未立公若見遣擊之彼必不敢相距水路未斷賊勢不堅彼城若立則吾屬為其虜矣明徹乃奮髯曰搴旗陷陣將軍事也長算遠略老夫事也摩訶失色而退一旬之間周兵至摩訶又請明徹曰今求戰不得進退無路若潛軍突圍未足為恥願公率步卒乘馬輦徐行摩訶領鐵騎數千馳驅前後必常使安公達京邑明徹曰弟之此計乃良圖也然老夫受

朕專征不能戰勝攻取今被圍逼塹實無地且步軍既多吾為總督必須自居其後相率兼行弟馬軍宜須在前不可遲緩摩訶因率馬卒夜發先是周軍長圍既合又於要路下伏數重摩訶選精騎八千率先衝突自後衆騎繼馬皆一達淮南高宗詔徵還授右衛將軍

岳陽王叔慎為湘州刺史時隨兵南伐叔慎偽遣人奉降書于隋將龍暉暉信之克期而入叔慎伏甲待之暉又令數百人屯于城門自將左右數十人入于廳事幟而伏兵發縛暉之以徇盡擒其黨皆斬之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三百六十四

將帥部 二十五

機略第四

後魏李先明元永興中為安東將軍與上黨王長孫道生率眾襲馮拔乙連城剋之悉虜其眾乃進討和龍先言於道生曰宜密使兵人人備青草一束各五尺圍用填城塹攻其西南絕其外援勒兵急攻賊必可擒道生不從遂掠民而還

蒲城侯崙太武時為統萬鎮將從永昌王仁南征別出汝降濟淮宋將劉康祖叱於慰武亭以邀軍路師人患之崙曰今大風既勁若令推草車去並進乘風縱火以精兵自後乘之破必矣從之斬康之祖傳首行宮



沛都公禎為司衛監從太武征蠕蠕忽遇賊別部多少不敵禎乃就山解鞍放馬以示有伏賊果疑而避之

古弼為安西將軍從太武征赫連定駕至平原次于涇南遣弼與時中張黎擊平涼赫連定自定安率步騎二萬來救與弼等相遇弼偽退以誘之太武便高車勅馳擊斬首數千級弼乘勝取安定

陸侯為內郡大官安定盧永劉超等聚黨萬餘人以叛太武以侯威息被關中詔以本官加都督秦雍諸軍事鎮長安太武曰秦川險絕奉化日近吏民未被恩惠故傾年已來頗有叛動今超等恃險不順王命朕若以重兵與卿則超等必合而為一據險拒戰未易攻也若以輕兵與卿則不制矣今使卿以方略定

於是侯單馬之鎮超等聞之大欣以為無能為也既而申楊威信示以成敗誘納超女外若姻親超猶自驚初無降意侯乃率其帳下往見超觀其舉指設掩襲之計超使人逆曰三百人以外適當以弓馬相待三百人內當以酒食相供侯乃將二百騎詣超設備甚嚴侯遂縱酒盡醉而還後謂將士曰超可取也乃密選精兵五百人陳國恩德激厲將士言辭警切士卒奮勇各曰以死從公必無二也遂偽獵詣超與士卒約曰今會發機當以醉為限侯於是詐酒士馬大呼手斬超首士卒應聲縱擊殺傷千數遂平之太武大悅

源賀為平西將軍太武征涼州以賀為鄉道詔問攻戰之計賀對曰姑藏城外有四部鮮卑各為之援然皆是臣祖父舊民臣



願軍前宣國威信示其禍福必相率歸降外援既服然後攻其孤城拔之如反掌爾太武曰善於是遣賀率精銳歷諸部招應下三萬餘落獲離畜十餘萬頭及圍姑臧由是無外慮故得專力攻之涼州平遷征西將軍後為征南將軍時詔都督三道諸軍屯于漠南是時每歲秋久遣三道並出以備北寇至春中乃班師賀以勞役京都又非禦遣長計乃上言請募諸州鎮有武健者三萬人復其徭賦厚加賑恤分為三部二鎮之間築城築城置萬人給彊弩十二牀武衝三百乘弩一牀給牛六頭武衝一乘給牛二頭多造馬槍及諸器械使武略大將二人以鎮撫之冬則講武春則種植並戍並耕則兵不勞而有盈畜矣又於白道南三處立倉運近州鎮租粟以充之足食足兵以備不虞於宜為便不可歲常舉衆連動京師令朝廷常有北顧之憂也

事寢不報

劉潔為尚書令從太武破蠕蠕大擅于雲中潔言於帝曰大擅恃衆役雖破膽奔北恐不懼往敗將復送死請收田訖為一丈舉東西並進為二道討之帝然其言

齊陰王新城有武略郡莫奚侵擾詔新城討之新城乃多為毒酒賊逼便棄營而去賊至競飲遂簡輕騎縱擊俘馘甚多

李祖老文帝時為安東將軍徐州降人郭陸聚黨作逆人多應之騷擾北南崇遣高平下冀州詐稱犯罪逃亡歸於陸納之以為謀主數月冀州斬陸送之賊徒潰散宣武時為車騎將軍揚州刺史時梁人於浮山堰淮以灌揚徐水勢日增崇乃於硤石



戊間編舟為橋此更立舡數十各高三丈十步置一籬至兩岸  
番板裝治四箱解合賊至舉用不戰解下又於數舡之北連復  
人舡東西竟水防賊大抵又在八公東之山南更起一城以備  
大水州人號曰魏昌城

中山王英初為梁州刺史孝文時梁州民李天幹等詣英降待  
以國士之禮天幹等家在南鄭之西請迎接英遣迎之蕭懿聞  
而遣將遣姜脩率眾追襲逮夜交戰頗有叔傷脩後屢敗復更  
請軍懿遣眾赴之迎者告急英率騎一千倍道赴救未至賊已  
退還英恐其入城別遣統軍元收以隨其後英徼其前合擊破  
之盡俘其眾懿續遣軍英不虞賊至具眾力已疲軍人皆懼咸  
奔走英乃緩騎徐行神色自若登高望賊東西指麾狀似處分  
然後整列而前賊心謂有伏兵俄然賊退乘勢追殄遂圍南鄭  
會蕭懿遣將伐獠英統軍為所敗後英以騎兵掩之盡擒獲叛  
勅班師英於是先遣老弱身勒精卒留後遣使與懿告別懿以  
為詐也英還一日猶閉門不開二日之後懿乃遣將追英英親  
自殿後於卒士下馬交戰賊眾莫敢逼之四日四夜然後賊退  
全軍而還乃與刑蠻討梁將齊苟仁于懸瓠城英既次義陽將  
取三關英策之曰三關相須如左右手若剋一關兩關不待攻  
而定攻難不如攻易東關易攻宜須先取即黃石公所謂戰如  
風發攻如河決英恐其并力於東乃使長史李華率五統向正  
關分其兵勢自督諸軍向東關先是馬仙琕使雲騎將軍馬廣  
率眾拒屯於長薄軍主胡文超別屯松峴英至長薄馬廣夜遁



入于武陽英進師攻之聞梁遣冠軍將軍彭甕驃騎將軍徐起  
援武陽英乃緩軍曰縱之使入此城吾先曾觀其形勢易拔尔  
吾取之如拾遺也諸將未之信甕等既入武陽英促圍攻之六  
月而廣等降於是進擊黃現梁太子左衛李元履棄城奔竄又  
討西關梁司州刺史馬仕琕亦即退走果如英策凡擒其大將  
六人支將二十人卒七千人米肆拾萬石軍資稱是

尉元孝文時為都督南征諸軍事征西大將軍元上表曰臣天  
安之初奉律總戎廓寧淮右海岱既平仍泰徐岳素殮尸祿積  
有年歲彼土安危竊所具悉每惟彭城水陸之要江南用兵莫  
不因之威陵諸侯夫國之大計豫備為先且臣初克徐方青齊  
未定從河以南猶懷彼此時劉或遣張永沈攸之陳顯達蕭順

之等前後數度規取彭城勢連青兗唯以彭城既固而永等摧  
屈今計彼戍兵多是胡人以前鎮徐州之日胡人予都將呼延  
籠達因於負罪使尔叛亂鳩引胡類一時扇動賴靈威遐被罪  
人斯戮又圍城于都將胡人王勅勤員豐南叛每懼姦圖狡誘  
同黨愚誠所見宜以彭城胡軍換取南豫州徒民之兵轉戍彭  
城又以中州鮮卑增實兵數於事為宜詔曰公之所陳甚合事  
機其徐薛安都以徐州內附元孔伯恭赴援元表分兵置戍進  
定青冀復表曰彭城賊之要蕃不有積粟疆守不可以固若儲  
糧廣戍雖劉或師徒悉動不敢窺關淮北之城此自然之勢也  
詔曰待後軍到量宜守防其青冀已遣軍援須待剋定更運軍  
糧元又有表曰臣前表以下邳水陸所濬先規殄滅遣兵屢討



猶未擒定然彭城下邳信命未斷此之戍人元居賊界心尚戀  
本輒相抗拒或希幸非望南未息耗權塞不達雖至窮迫仍不  
肯降彭城民任玄明從淮南到鎮稱劉或遣將任農夫陳顯達  
領兵三千來脩宿豫臣即以其日密遣覲使驗其虛實如明所  
言臣欲自出擊之以運糧未接又恐新民生變遣子郁將于咨  
劉龍駒等步騎五千將往赴擊但征人淹久逃亡者多迭相扇  
動莫有同志器仗敗毀無一可用臣聞伐國事重古人所難功  
雖可立必須經略而舉若賊向彭城必由清泗過宿豫歷下邳  
趣青州路由下邳入沂水經東安即為賊用師之要今若先定  
下邳平宿豫鎮淮南戍東安則青冀諸鎮可不攻而剋若四處  
不服青冀雖拔百姓狼顧豫僥倖之心愚臣以為宜釋青冀之  
師先定東南之地夏水之盛無津途可因冬路雖通無高城可  
固如此則淮北日舉蹙勞永逸

傳永孝文時為豫州刺史平南將軍王肅長史齊明帝遣將魯  
康祚趙公政衆號一萬侵豫州之太倉口肅令永勒甲士三千  
擊之時康祚等軍於淮南永屯淮北十有餘里永量吳楚之兵  
好以斫營為事即夜分兵為二部出於營外又以賊若夜來必  
應於渡淮之所以火記其淺處永既設伏乃密令人以瓠盛火  
渡淮南岸當深處置之教之云若有火起即亦然之其夜康祚  
公政等果親率領來斫永營東西二伏夾擊之康祚等奔趣淮  
水火既競起不能記其本濟遂望永所置之火而爭渡馬水深  
溺死斬首者數千級生擒公政康祚人馬墜淮曉而獲其尸斬



首并公政送于京師公政岐州刺史超宗之從兄也時裴叔業率王茂先李定等來侵楚王茂永適還州肅復令永討之永將心腹一人馳詣楚王茂至即令茂填塞外塹夜伏戰士一千人於城外脫而叔業等至頓於城東列陣將置長圍永所伏兵於左道擊其後軍破之叔業乃令將佐守所列之陣自率精甲數千救之求上門樓觀叔業南行五六里使便開門奮擊遂摧破之叔業進退失圖於是奔走左右欲追之永曰吾弱卒不滿三千彼精甲猶盛非力屈而敗自墮吾計中尔既不測我之虛是足喪其膽斬俘足矣何暇逐之獲叔業傘扇鼓幕甲仗萬餘兩月之中遂獻再捷

奚康生孝文時為中堅將軍討吐蕃叛胡辛友追至軍突谷康生詐為墜馬胡皆謂死爭欲取之康之騰騎奮矛殺數十人胡遂奔北輕騎退走去康生百餘步彎弓射之應弦而死因俘其牛羊駝馬以數萬

辛祥為龍驤府長史帶義陽太守梁將胡武城陶平虜於州南金山之上連營侵逼衆情大懼祥從容曉喻人心遂安時出挑戰偽退以驕賊果曰來攻逼不復自備乃夜出襲其營將曉矢刃交下賊大分散擒平并斬武城以送京師州境獲全

楊椿為平西將軍時秦州羗呂苟兒涇州屠各陳瞻等聚衆叛詔椿為別將隸安西將軍元麗討之賊入壘守蹊自固或謀伏兵山徑斬其出入待糧盡而攻之或云斬除山木縱火焚之然後進討椿曰並非計也此本小盜非有經畧王師一至無戰不



推所以深竄者正避死爾今宜勒王軍勿更侵掠賊必謂我見  
險不前必輕我軍然後掩其不備可舉而平矣乃緩師不進賊  
果出掠仍以軍中驢馬餌之不加討逐如是多日陰簡精卒襲  
之斬贍傳首椿弟津為定州刺史時賊師薛脩理杜洛殘洛州  
境津與賊師元洪業及與賊中督將尉靈根程殺鬼潘法顯等  
書曉諭之并授其券許以爵位令圖賊師毛普賢洪業等復書  
云今與諸人密議欲殺普賢願公所之又賊欲圍城正為取北  
人耳城中所有北人必須盡殺公若置之恐縱敵為患矣願公  
察之津以城內北人雖是惡黨然掌握中物未忍便殺但收內  
子城防禁而已將吏無不感其仁恕

田益宗為征虜將軍宣武景明初梁遣軍主吳子揚率眾寇三  
關益宗遣梅與之等擊之獲其二城益宗上表曰臣聞機之所  
在聖賢弗之疑兼弱攻昧前王莫之捨皆拯群生於湯炭盛武  
功於方來然霜葉將淪非景飄無以速其籜天之所棄非假手  
無以殲其人竊惟蕭氏衍常以君臣交孚江外州鎮中分為兩  
東西抗峙已淹歲時民庶窮於轉輸兵甲疲於戰鬪事救於前  
力盡於麾下維州鎮網紀庶方藩城基立孤存而已不乘機刷  
掃廓彼蠻疆恐後之經略未易於此且壽春雖平三面仍梗鎮  
守之宜寔須豫設義陽羗近淮源利涉津要朝廷行師必由此  
道若江南一平有事淮外須乘夏水汎長列舟長淮師赴壽春  
須從義陽之比便是居我喉要在慮彌深義陽之滅今實時矣  
度彼眾不過須精率一萬二千然行師之法貴張形勢請使兩



京之衆西擬隨雍州之卒頓于建安得捍三關之援然後二豫  
之軍直據南關對抗延頭遣一都督總諸軍節度季冬進師迄  
于春末弗過十旬剋之必矣宣武納之遣鎮南元英攻義陽益  
宗遣其息魯生領步騎八千斷賊糧運并焚其鈞城積聚梁戍  
主趙文舉率衆柅戰魯生破之獲文舉及小將胡建與告訥莊  
元仲等已斬五千餘級及溺死五千百人倉米運舟焚燒殆盡  
源懷景明中為車騎將軍涼州大中正懷奏曰南賊遊魂江楊  
職為亂逆肆厥狂昏月滋日甚貴臣重將靡有子遺崇信姦邪  
昵比閹豎內外離心骨肉猜叛蕭寶融僭號於荆郢其雍州刺  
史蕭衍勒兵而東流襲上流之衆已備其郊廣陵京口各持兵  
而懷兩望鍾離淮陰並昂峙而覩得失秣陵孤危制不出門君  
子小人並罹災禍延首北望朝不及夕斯寔吞啓之期吞并之  
會乘厥蕭牆之疊集其分離之隙東據歷陽兼指瓜步緣江鎮  
戍達于荆郢然後奮雷電之威布山河之信則江西之地不可  
自來吳會之鄉指期可舉昔士治有言皓若暴死更立賢主文  
武之官各得其仕則勅敵也若使蕭衍尅就上下同心非直後  
圖之難實亦揚境危逼何則壽春之去建業七百而已山川水  
陸彼所謂利脫江湘無波君臣効職藉水馮舟倏忽而至壽春  
容不自保江南將若之何今實卷邑居有分土之形邊城無繼  
援之比清蕩江區寔在今日受恩既重不敢不言詔曰不君不  
臣江南常弊有粟不食其在斯矣上天將欲亡之諸番又欲取  
之人事天道孰云匪會但以養害其仁者不為且十月五日衍



軍已達大航其人傷小亡之勢久應於後假令天罰寶融衍兵  
獲進則衍之主仇又是亂亡遣薛皇靈其能久祐之乎今之所  
矜者正以南黔企德邊書繼至殄瘁之甞理須救接若尔者揚  
州兵刃配積不少但可速遣任城委以分處別加勉令妙合邊  
算也以衍事剋遂停止始中蠕蠕寇邊詔懷禦之懷至雲中蠕  
蠕亡遁懷旋至常代業視鎮左右要害之地可以築城置戍之  
諸處皆量其高下揣其厚薄及儲糧積伏之宜犬牙相救之勢  
凡表五十八條表曰蠕蠕不霸自古而尔遊魂鳥集水草為家  
中國患者皆是類耳歷代驅逐莫之能制雖北柘榆中遠臨澗  
海而智臣勇將力算殫竭胡人頗遁中國以疲于時賢哲思造  
化之至理惟生民之習業量夫中夏粒食邑居之民蠶衣儒布  
之士荒表茹毛飲血之類烏宿禽居之徒親枝短長固宜防制  
知城郭之固暫勞永逸自皇魏統極都於平城威震天下德籠  
宇宙今定鼎威周去北遙遠表諸藩北固高車外叛尋遭旱儉  
代戎馬鉞兵十分關八去歲復鎮陰山庶士湯盪盡遣尚書郎中  
韓真永世量等檢行要險防邊形使謂准舊時東西相望令形  
勢相接築城置戍分兵要害勸農積粟警急之日隨便翦討如  
此則威形增廣兵勢亦盛且北方沙漠夏之水莫時有小泉不  
濟大衆脫有非意要待秋冬因雪而動若至冬日冰沙凝厲遊  
騎之寇終不敢攻城亦不敢越城南出如此北方無憂矣宣武  
從之今北鎮諸戍東西九城是也

任城王澄宣武時為鎮南大將軍揚州刺史表曰蕭衍頻斷東



關欲令灤湖泛溢湖周回四百餘里東關合江之際廣不過數十步若賊計得成大湖傾注者則淮南諸戍必同普陽之士矣今吳楚便水且潛且戰淮南之地將非國有壽陽去江五百餘里衆庶皇皇並懼水害脫乘人之願攻敵之虛豫勒諸州募集士馬首秋大集則南濱可為飲馬之津嶺必成徒倚之觀事貴應機經略須早欲從混一不可必果江西自是無虞若猶豫緩圖不加除討開塞既成襄城方及平原民戍定為無矣宣武納之澄子嵩宣武時為平南將荊州刺史嵩表曰蕭寶融骨肉相殘忠良先戮臣下囂然莫不離背君臣萬貳干戈日尋流聞寶卷雍州刺史蕭衍兄懿於建業阻兵與寶融相持荆郢二州刺史並是連書相聞迎其本謀冀獲同心并力除衍平衍之後必旋師赴救丹陽當不能復經營疆垂全固襄沔臣之軍威已得臨據則沔南之地可一舉而收緣漢曜兵示以威德思歸有道者則引而納之受疑告危者則授而接之總兵竚銳觀釁伺隙若其零落之形以彰怠懈之勢以著便可順派推鋒長驅席捲詔曰所陳嘉謀深是良計如當機形可進任將軍裁之既而梁武尋死建業乃止

安定王燮宣武時為征虜將軍峯州刺史燮表曰謹惟州治李潤堡雖是少梁舊地晉芮昔壤然胡夷內附遂為戎落城非舊邑先代之名爰自國初獲羗小戍及改酋立郡依土立州因籍會庾未刊名實竊見馮翊古城羗魏兩民之交許洛水陸之際先漢之左輔皇魏之右翼形勢名都實惟西番奧府今州之所



在豈惟非舊至乃居崗飲澗井谷穢雜昇降劬勞往還數里嚙  
沓明昏有虧禮教未若馮翊面葦渭包原澤井淺池平樵牧饒  
廣採木華陰陸運七十伐木龍門順流而下倍削舊雉功省力  
易人各為己不以為勞昔宋民無井穿井而所得人况合城無  
水得水而不家慶竊惟前政刺史非是無意或值兵舉或遇年  
災緣此契闊稽延至此去歲已熟秋方大登四境晏安京師無  
事丁不十錢之費人無八旬之勤損輕益重乞垂昭遂詔曰一  
勞永逸便可聽移

蕭寶寅為推軍將軍宣武時梁武遣將康約於浮山堰淮以灌  
揚徐除寶寅都督東討諸軍事堰既成淮水濫溢將為揚徐之  
患寶寅於堰上流更鑿新渠引注淮澤水乃小減

邢巒宣武時為安西將軍既平蜀巴西乃表曰揚州成都相去  
萬里陸途既絕唯資水路蕭衍兄子淵藻去年四月十三日發  
揚州今歲四月四日至蜀水軍西上非周年不達外無軍援一  
可圖也益州頃經列季連反叛節元超攻圍資儲散盡倉庫空  
竭今猶未復兼民人喪膽無復固守之意二可圖也蕭源等走  
群獲少年未洽治務及至益州便戮鄧元起曾亮宗臨戎斬將  
則是駕馭失方范國惠津渠退散鑠執在獄今之所任並非宿  
將重名皆是左右少年而已既不厭民望多行殘暴民心離解  
三可圖也蜀之所恃唯阻劔閣今據克南安已奪其險據彼界  
內三分已一從南安向涪方執任意前軍累破後眾喪魂四可  
圖也昔劉禪據一國之地姜維為任鄧艾既出綿竹彼即投降



又符堅之世楊安未形三月取漢中四月至涪城兵未及州仲  
孫逃桓温西征不旬月而平蜀地西來常多不守况淵藻是蕭  
衍兄子骨肉至親若其逃亡當無死理脫軍克涪城淵藻復河  
宜城中坐而受困若其出鬪庸蜀之卒唯便力殫弓箭至少假  
有遥射弗至傷人五可圖也臣聞乘機而動武之善經攻昧侮  
亡春秋明義未有捨干戚而康時不征伐而混一伏惟陛下纂  
武文之業當必世之期跨中州之饒兼兵甲之盛清蕩天區在  
於今矣是以踐極之初壽春馳款先將歲命將義陽克闢淮外  
既以風清荆沔汚於馬爾方欲偃兵息甲候機而動而贊天休明  
時來斯速雖欲靖戎理不獲已至使道遷歸誠漢境停收臣以  
不才屬當戎寄內省文史不以軍謀自許指臨漢中唯規保疆  
守界事屬艱途東西寇竊上下憑國威下伏將士邊帥用命頻  
有薄捷藉勢乘威逕度大劔既克南安據彼要險前軍遠邁已  
至梓潼新化之民翻然懷惠瞻望涪益旦夕可屠正以兵少糧  
匱未宜前出為爾稽緩懼失民心則更為寇今若不取後圖使  
難輒率愚管庶幾殄剋如其無功分無憲坐且益州殷實戶餘  
十萬比壽春義陽三倍非匹可勝可利實在於茲若朝廷志存  
保民未欲經略臣之在此便為無事乞歸侍養微展烏鳥詔曰  
若敵敢闕鬪觀機翦撲如其無也則安民保境以悅邊心平蜀  
之舉更聽後勅方將席卷岷蜀電掃西南何得辭以戀親中途  
告退宜勗令圖務申高略蠻又表曰昔鄧艾鍾會率十八萬衆  
傾中國資給裁得平蜀所以然者闔實力故也况臣才絕古人



智勇又闕復何宜請二萬之衆而希平蜀所以敢者正以據得要險士民慕義此往則易彼來則難任力而行理有可剋今王足前進已逼涪城脫得涪城則益州便是成擒之物得但之有早晚爾且梓潼已附民戶數萬朝廷豈得不守之也若守也直保境之兵則已一萬臣今請二萬五千所增無幾又劔閣天際古來所稱張載銘云世亂則逆世清斯順此之一言良可惜矣臣誠知征伐危事不可易為自軍度劔閣以來鬢髮中白憂慮戰懼寧可一日為心所以勉強者得此地而自退不守恐孤先皇之恩遇負陛下之爵祿是以孜孜頻有陳請且臣之意算止欲先圖涪城以漸而進若剋涪城便是中分益州之地斷水陸之衝彼外無援軍孤城自守復何能持久哉臣欲今使軍軍相次聲勢連接先作萬全之計然後圖彼得之則大減剋不得則自全又巴西南鄭相離一千四百去州迢遞常多生動靜昔在南日以其統縮勢難故曾立巴州鎮靜夷獠梁州藉利因而表能彼土民望嚴蒲何陽非唯五三旋落雖在山居而多有豪右文學箋啓往往可觀冠帶風流亦為不少但以去州既遠不能仕進至於州綱無由厠迹巴境民豪使是無梁州之分是以鬱快多生動靜建議之始嚴玄思自號巴州刺史剋城以來仍使行事巴西廣袞一千戶餘四萬若彼立州鎮攝華獠則大帖民情從勢江巴還不復勞征自為國有宣武不從又王足於涪城輒還遂不定蜀

崔延伯宣武永平中為後將軍幽州刺史梁遣其左遊擊將軍



道祖悅率衆偷據硤石詔延伯為別將與都督崔亮討之亮令  
延伯守下蔡延伯與別將伊甕生俠淮為營延伯遂取車輪去  
輜削銳其輻兩兩接對揉竹為絙貫連相屬並十餘道橫水為  
橋兩頭施大轆轤出沒任情不可燒斫既斷祖悅等走路又令  
舟舸不通由是梁軍不能赴救祖悅合軍并身成為俘虜於軍  
拜平南將軍光祿大夫後與揚大眼等至自淮陽靈太后幸西  
林園引見延伯太后曰卿等志尚猛雄皆國之名將北平峽石  
公私慶快此乃卿等之功也但進堰仍在宜預謀故引卿等  
親共量算各出一圖以為後計大眼對曰臣輒謂水陸二道一  
時俱下往無不剋延伯曰臣今輒難大眼既對聖顏荅旨宜實  
水南水北各有溝瀆陸地之計如何可前愚臣短見願聖心愍

水兵之勤苦給復一年專習水戰脫有不虞召便可用往無不  
獲靈太后曰卿之所言深是宜要當勅如請  
袁譙孝明時為冠軍將軍涼州刺史會蠕蠕主阿那瓌後主婆  
羅門並以辭國來降朝廷問譙安置之所譙表曰謬以非才忝  
荷邊任猥垂訪建安置蠕蠕主阿那瓌婆羅門等處所遠近利  
害之宜竊唯匈奴為患其來久矣雖隆周盛漢莫能降服衰弱  
則降富彊則叛是以方叔召虎不違自息衛青去病動亦勞止  
或脩文德以來之或興干戈以伐之而一得一失利害相侔故  
呼韓來朝左賢入侍史籍之謂盛事千載以為美談至于皇代  
勃興威馭四海爰在北京仍搜疆場自卜惟洛食定鼎伊瀍高  
阜蠕蠕迭相吞噬始則蠕蠕衰微高車彊盛蠕蠕則自救靡暇



向車則僻遠西北及蠕蠕復振反破高車主喪民離不絕如綫而高車今能終雪其恥復摧蠕蠕者正猶積類繁多不可頓滅故也然闢北兩敵即下莊之算得使境上無塵數十年中者抑此之由也今蠕蠕內為高車所討滅外憑大國之威靈兩主投身一碁而至百姓歸誠萬里相屬進希朝廷哀矜剋復宗社退望鹿身有道保其妻兒雖乃遠夷荒桀不識信順終無純固之節必有孤負之心然興亡繼絕列聖同規撫降卹附綿經共軌若棄而不受則虧我大德若納而禮待則於我資儲來者既多全徒內地非直其情不願迎送難艱然夷不亂華殷鑒不遠覆留在於劉石毀輒固不可尋且蠕蠕尚存則高車猶有內顧之憂未暇窺上國若蠕蠕全滅則高車跋扈之計豈易可知今蠕蠕雖主奔於上民散於下而餘黨寔繁部落猶衆處處碁布以望令主亦高車亦未能一時并兼盡盡令率附又高車士馬雖衆主甚愚弱上不制下下不奉上唯有掠盜而資陵奪為業河西捍禦疆殷唯梁州燉煌而已燉煌土廣人民皆稀糧仗素闕燉煌酒泉空虛尤甚若蠕蠕無復豎立令高車獨擅北垂則西顧之憂匪旦伊夕愚謂蠕蠕二主並宜存之居阿那壞於東偏處婆羅門於西裔分其降民各有收屬那壞住之非所經見其中事勢不敢輒陳其婆羅門請修西海故城以安處之西海郡本屬涼州今在酒泉直北張掖西北千二百里去高車所在金山一千餘里正是北虜往來之衝會漢家行軍之舊道土地法行大宜耕殖非但今處婆羅門於事為便即可永為重戍鎮



方西北宜遣一良將加以配衣仍令監護羅門凡諸州鎮應從之兵隨宜割配且田且戍雖外為署蠕蠕之聲而實防高車之策一二年後足食足兵斯固安邊保塞之長計也若婆羅門能自剋厲使餘燼歸心收離聚散復興其國者乃漸令北轉徒渡流沙即是我之外蕃高車効敵西北之虞可無過慮如其奸回反覆孤恩背德者此不過為逋逃之寇於我何損今不早圖戎心一啓晚先據西海奪我險要則酒泉張掖自然孤危長河已西終非國有不圖厥始而憂其終噬臍之恨悔將何及愚見如允乞遣大使涼州燉煌及於西海躬行山谷要害之所親閱亭障遠近之宜商量士馬校練糧仗部分定見處置得所入東西海之間即令播種至秋收一年之食使不復勞轉輸之功也且西海北垂即是大磧野獸所聚千百為群正是蠕蠕射獵之處殖田以自供籍獸以自給彼此相資足以自固今之豫度微似小損歲終大計其利實多高車豺狼之心何可專信彼令稱臣致疑正可外加優納而復內備彌深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者也嘗窺所陳惧多孟浪時朝議是之

曹世表孝明時為征虜將軍行豫州刺史值梁將湛僧陷東豫州民劉護鄭辨反於州界為之內應朝廷以源子恭代世表為州以世表為東南道行臺率元顥伯皇甫鄧林等親將兵討之於時賊衆疆圻小殷閔驛使不通諸將以士馬單少皆敗散之餘不敢復戰咸欲保城自固世表時患背腫乃牽病出外呼統軍是云寶謂之曰湛僧所以敢深入為寇者以護辨皆州民之



為之內應向有驛至知劉護移軍欲迎湛去此八十里今出其不意一戰可破護破則湛僧自走東南請服鄉之功也乃簡選兵馬付宝討之促令發軍即暮出城北晚兵合賊不意官軍卒至一戰破護諸賊悉平湛僧退走唯鄭辨與子恭親曰古匿子恭所世表召諸將吏衆責子恭收辨斬之首傳京師勅遣中使宣旨慰喻賜馬二疋衣服被褥復以世表行豫州事行臺如故

賀拔岳孝莊時為衛將軍討万俟醜奴於渭南傍水分置精騎四十五十以為候所隨地形便駱驛置之明日自將百餘騎隔水與賊相見並水東行岳漸前進先所置驛騎隨岳而集騎既漸增賊不復賊其多少行二十里許使至淺濟岳便馳馬東出以示奔遁賊謂岳走乃棄步兵南渡渭水輕騎追岳東行數十餘里依橫岡伏兵以待之賊以路險不得前迺前後繼至半度岡東岳乃回戰身先士卒急擊之賊便退走岳踰令所部賊下馬者皆不斫殺賊顧見之便悉投馬俄而虜獲三千人馬亦知之遂渡渭北降步兵万餘收其輜重

慕容儼為京畿都督孝宗時西荊州為梁將軍義宗所圍儼應募赴之時北平太守宋帶劔謀叛儼乃輕騎出其不意直至城下語云大軍已到太守何不出迎帶劔造次惶恐不知所為便出迎儼即執之一郡遂定

叱列延慶孝宗時為都督常雲燕朔四州諸軍事前廢帝即位幽州刺史灵助率兵唱義諸州豪右咸相結附灵助進屯於是



之安延慶與大都督侯淵於是州相會以討灵助淵謂延慶  
曰灵助善於卜占百姓信惑所在響應未易可圖若万一戰有  
利鈍則大事去矣未若還師西入據閬拒嶮以待其變延慶曰  
劉灵助庸人也天道深遠豈其所識大兵一臨彼皆恃其妖術  
坐看符厭寧肯戮力致死與吾爭勝負哉如吾計者正欲出營  
城外詭言西歸灵助聞之必信而自寬潛軍往襲可一往而擒  
淵從之乃出頓城西声云將還揀精騎一千夜發諸朝遣灵助  
壘戰於城北遂破擒之

侯淵為驃騎將軍討韓樓配卒甚少淵遂廣張軍声多設供具  
親率數百騎深入樓境欲執行人以問虛實去薊百餘里值賊  
帥陳周馬步萬餘淵遂潛伏以乘其皆大破之虜其卒五千餘  
人尋還其馬伏縱令入城左右諫曰既獲賊衆何為復資遣之  
也淵曰我兵既少不可力戰事須為計以離隙之淵渡其入已  
遂率騎夜集昧旦叩其城門韓樓果疑降卒為淵內應遂遁走  
追擒之

樊子鵠出帝時為東南道大行臺時梁武遣元樹入據譙城子  
鵠討之逆戰大破梁遂圍譙城樹勒兵出戰輒被推劔遂不敢  
出自守而已子鵠恐梁武遣救乃分兵擊梁苞州然州宕州大  
澗蒙縣等五城望風逃散樹既無外援計無所出子鵠又令人  
說之樹遂請率衆歸南以地還國子鵠等許之共結盟約及  
樹衆半出子鵠中擊破之擒樹及梁譙州刺史朱文明俘馘甚



齊堯林初仕後魏為二豫陽郢四州都督梁司州刺史陳慶  
圍南荊州雉曰白苟惟梁之北面重鎮因其空虛攻之必剋彼  
若聞難荊圍自解此所謂機不可失也遂率衆攻之慶之果棄  
荊州來未至雒陽其城擒梁鎮將苟元廣兵二千人  
薛循義為東魏衛將軍從神武戰沙苑退還晉州西魏儀同長  
孫子彥圖逼城下循義開門伏甲士以待之子彥不測虛實於  
是遁去神武甚嘉之

斛律羗舉東魏時為都督從神武西討大軍濟河集諸將議進  
趣之計羗舉曰黑聚兇黨強弱可知若欲固守無糧援可持  
今揣其情似同困戰若不與其戰而遙趣咸陽咸陽空虛可不  
戰而剋拔其根本彼無所歸則黑獺之首懸於軍門矣諸將議

有異同遂戰於渭曲大將敗績

斛律金為東魏汾州刺史沙苑之役神武以地阨少却軍為西  
師所乘遂亂張華原以薄帳歷點兵莫有應者神武將集兵使  
戰金曰衆散將離其勢不可復用宜急向河東神武據鞍未動  
金以鞭拂馬神武乃還於是大敗喪甲士八万侯景歛西魏力  
人持大棒守河橋衣甲厚射不入賀拔仁候其轉面射一斧斃  
之是役也無金先請還幾至危矣

盧勇行洛州事東魏元象初官軍圍廣州數旬未拔行臺侯景  
聞西魏救兵將至集諸將議之勇進觀形勢於是率百騎各籠  
一疋馬至大隗山知魏將李景和率軍將至勇多置幡旗於樹  
直分騎為十隊鳴角直前擒西魏儀同程華斬儀同王延靈驅



三百匹通夜而還廣州守將駱駝以城降神武令勇行廣州事

張亮為行臺右丞高仲密之叛也與斛律金守河陽周太祖於上流放火船燒河橋亮乃備小艇百餘艘皆載長鑠鑠頭施鈎火船將至即馳小艇以鈎鈎之引鑠向岸火船不得及橋橋之獲全亮之計也

段韶為并州刺史周武帝遣將率羗夷與突厥合衆逼晉陽世祖自鄴倍道兼行赴救突厥從北結陣而前東拒汾河西被風谷時事既倉率兵馬未整文襄見如此亦欲避之而東尋納河間王孝琬之請令趙郡王匡護諸軍時大雪之後周人以步卒為前鋒從西山而下去城二里諸將咸欲逆擊之詔曰步人氣勢自有限今積雪之後逆賊非便不如陣以待之勞我逸破之必矣既而交戰大破之敵前鋒盡殪無復子道其餘通霄奔遁仍令韶率騎追之出塞不及而還文襄嘉其功別封懷州武德郡公進位冢宰

許敦為大司農會侯景背叛王思政入據頻城王師出討引洧水灌城博之策也遷殿中尚書

獨孤永業後主時為河陽道行臺僕射洛州刺史周武帝親征金墉永業出兵禦之問曰是何達官作何行動周人曰至是自來主人何不出看客永業曰客行忿速是故不出乃通夜辨馬槽二千周人聞之以為大軍將至乃解圍去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三百六十四







